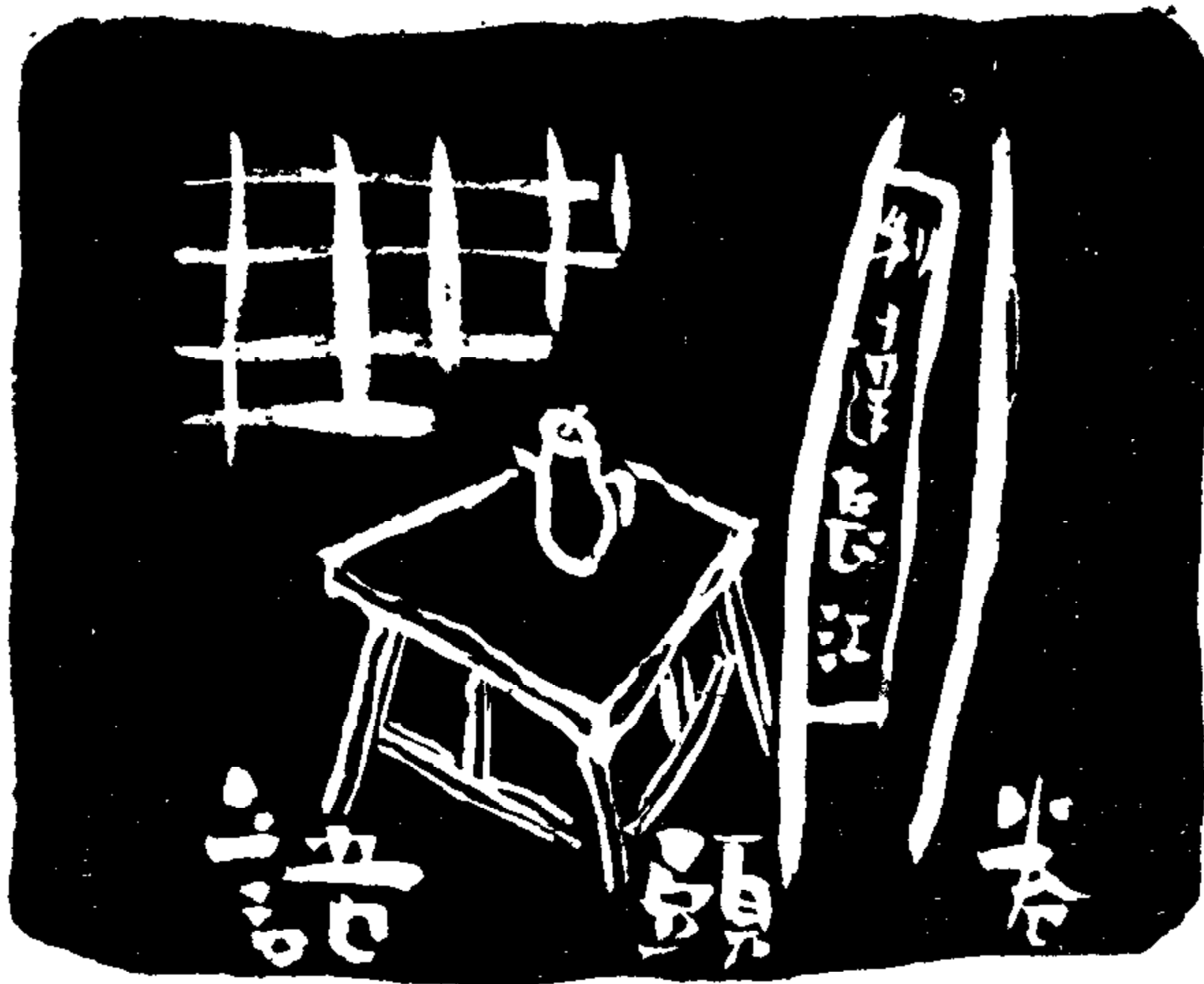


寒暑之迭更；晝夜之嬗變；此天道之循環也。物極必反；否極則泰；此人事之循環也。亂極則治；治極則亂，此氣運之循環也。盛極則衰；衰極則盛，此國家局勢之循環也。明乎此則盈虛消長之道，與夫運會變遷之原因，可得而言焉。

中華民國之成立，自民元以迄現在，已歷三十有三稔矣。其間內亂迭起，外患交乘，此誠存亡危急之秋也。中日事變之發生，自九一八以至八一三以來，兵連禍結，忽忽已閱十三年；迨東亞戰爭爆發，亦閱三年。中華民國之統緒，不絕如縷！幸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後，中日和平之曙光，乃有昌明之望；參加大東亞戰爭後，東亞民族始有解放之機會。此殆人事上之否極則泰，氣運上亂極則治之象徵歟。



望展新的年四十三國民

觀成功。尙須加強努力，方能獲最後之勝利。轉瞬間民國三十四年之新年又將來臨，此新年必須有一番改造；新氣象；新環境；新局勢，始不負虛度此新年。改造者何？即一切政治上如何刷新，革除官吏之貪污；經濟上如何安定，救濟民生之痛苦；乃至如何收拾人心；如何安定社會之生活。使舊染汚濁，揮蕩而廓清之，而另成一新天地。如果年復一年，泄泄沓沓，相習成風，官吏之貪污如故也；民生之痛苦依然，或甚至加厲也。則欲期待人心之收拾，社會生活之安定，必致渺無希望。誠如諺語所云：「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此則吾人所引為痛心疾首者也。

使民生陷於水深火熱而無法救濟，於此而欲收拾人心，安定生活，是猶南其轅而北其轍也。

「前車既覆，來軫方道」。故吾人惟一之希望，安定一般之經濟，必自抑平物價始；欲抑平物價，必自刷新政治始。毋使老百姓在此舊歲將終，新年開始之際，飢寒交迫，路有餓殍，以免劫後遺民，倒懸之厄，則幸甚矣！

至於大東亞戰爭，今年殆為決戰之年。太平洋之風雲，日緊一日；十億之東亞民族，正屆共同奮鬥之秋。然最後五分鐘，必宜共同把握最後之關鍵，為共同之努力，乃能獲得最後之勝利。吾人歡迎此民國三十四年之來臨，更祈禱此最後勝利之來臨也。

綜而言之，吾人對於此新年之展望，其惟一鵠的，為求社會生活之安定，方足收拾人心。人心既固；則衆志成城，以建敵人之堅甲利兵，自然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大東亞戰爭勝利之來臨，可操左券。



第四十號
一月一日
第四卷四期

筆隨

- 新年中的反省.....周越然.....2
- 酒語.....吳易生.....2
- 看法不同.....百牙.....3
- 謙讓為禮.....斯郁.....4

「黨不可分，國必統一」的鈐釋.....江漢.....4

尼米茲攻勢與大陸戰綫.....橋善守.....7

一九四四年的中國文藝界(上).....楊光政.....19

炸吧，炸吧(詩).....路易士.....11

「小鳳仙」等(劇評).....金長風.....12

畫刊
研究日本語.....酒見慎平作
殲滅來襲之敵機.....本刊特攝

囤積六畫(漫畫).....潘華作.....19

湖州之行.....蔣君誼.....20

成功與失敗.....百牙.....21

紫金錠.....張葉舟.....22

藕粥(小說).....林徽音作.....24

探親記(小說)(一).....季且作.....27

謊話與實話.....徐白.....32

封面(春鳥).....川上拙以作.....



新年中的反省

周越然

我在去年全年中，做些什麼？我在去年年初，有許多希望。我希望全面和平——沒有成功。我希望米價跌些，柴價小些，我希望房金與布價減些，我希望車輛多些，交通便利些。結果：柴米日漲，布價日增，房金不減，車輛減少——我的希望，統統變成失望。我真的大失所望！

我的失望，是應該的；因為我不自己努力，專希望別人幫助的緣故。人們理當自己希望自己，控制自己。

我能控制自己麼？我在去年全年中，對於自己，有何希望？我對於自己的希望，在年初也有許許多多。我希望有開始六個月內，除閱讀日報雜誌及近人名著外，溫習論孟；在後來六個月內，除閱讀新刊物外，溫習左氏傳。到了十二月，我仔細一想，仔細檢點，非獨孟子沒有溫過，連論語也沒讀過；左傳更不必提了。新刊物，除亂翻日報雜誌外

，我所用心讀的也不多。我所讀者，不過『懷鄉記』，『兩都集』，『日本概觀』，『結婚十年』，『傳奇』，『作家自選集』，『一士類稿』等等。我自二十一歲起，即喜好讀書；每年總能讀畢一，二部或二，三部中西古今名作，頁數總在一萬以上。我去年所讀的，何故這樣少呀？我退步了，——我真失望。

我非獨對於我的學業，完全失望，對於我的事務，也是如此。我打開日記一看，見一月三日所記如下：

「今日XXXXX館，開始工作。余七時起身，八時一刻早餐，八時半搭車趕往。同仁見面時，依舊打拱而祝恭喜，恭喜，可見俗禮之不易廢除。十二時半仍往泰山帳房午餐。五時散班後，即步行至XXXXX簽名後，與某公閒談。因南京路封鎖，電車停駛，歸家幾七時矣。」

「今日XXXXX館，開始工作。余七時起身，八時一刻早餐，八時半搭車趕往。同仁見面時，依舊打拱而祝恭喜，恭喜，可見俗禮之不易廢除。十二時半仍往泰山帳房午餐。五時散班後，即步行至XXXXX簽名後，與某公閒談。因南京路封鎖，電車停駛，歸家幾七時矣。」

酒話

吳易生

我不會喝酒，然而我又喜歡挑一個時候飲它一下。我什麼酒都好壞，淡的紹興黃，我可以不經意的呷它二杯，肚子裏就嘖嘖的爽通得適意，也能使我淒涼的腦袋熾熱起來，於是，自己悲冷的遭遇，失敗的傷哀，一切幽愁慘傷之感都會擠上心來。最易人刺激的過火，就是「純白糟」，記

「今日XXXXX館，開始工作。余七時起身，八時一刻早餐，八時半搭車趕往。同仁見面時，依舊打拱而祝恭喜，恭喜，可見俗禮之不易廢除。十二時半仍往泰山帳房午餐。五時散班後，即步行至XXXXX簽名後，與某公閒談。因南京路封鎖，電車停駛，歸家幾七時矣。」

「今日XXXXX館，開始工作。余七時起身，八時一刻早餐，八時半搭車趕往。同仁見面時，依舊打拱而祝恭喜，恭喜，可見俗禮之不易廢除。十二時半仍往泰山帳房午餐。五時散班後，即步行至XXXXX簽名後，與某公閒談。因南京路封鎖，電車停駛，歸家幾七時矣。」

所作所為者，無非何時起身，何時到館，何時午餐，何時歸家。真的大呆板了！類此的日記，寫與不寫相等。我何必多廢筆墨，天天寫日記呢？

所以，我從那天起，立定主意——非遇重要之事，不寫日記。但細查去年全年日記，我並沒有做過一件由我創始的大事。的確，我曾經當過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上海方面籌備委員的副主任。但這不過一個名義；一切事情都是正主任梁秀予先生計劃的。

「酒！再上幾何！來。」

我在十一月間又當過文學者大會上海方面的出席代表。但我不提一案，不發議論——我全不作事。我懶惰麼？不，我自知無才。

「我依舊希望柴，米，布價大跌而特跌。我希望租金大減。我希望車輛加多，車價亦減。物極必反；漲價漲夠了，一定會跌的。世上焉有專漲價，不跌價的道理？」

「酒！再上幾何！來。」

再一月九日，宣部召開作家會議。我很注意那個會；我既然是被召之一，決定提議案，發議論。不料事不湊巧，去不成功。我三時五分到站，想搭四時的火車。因為客滿的緣故，大鐵門已經

「我希望今年做些有益於身，有益於心的事，有益於人，有益於己的事。」

「酒！再上幾何！來。」

最近我又學會飲濃烈的威士忌，在初飲的時候，我飲上一口，就皺起眉來，覺得只有一種說不出的刺刺味兒，人又瞧見我，笑我不會飲這酒，還是上狹窄的小酒店子裏，燙上一杯濃的黃河酒喝更漂亮得多，於是我像受了教訓的偏要掙氣的學會它，現在我也能一口氣澆上它二大杯的濃量了。曾在張愛玲先生作「年青的

時候」的一文裏說：「一個人受了極大的打擊，不拘是愛情上的還是事業上的，跟踉跄跄扶牆摸壁走喝河排間，爬上高樓子沙嘎地叫一聲：「威士忌，不攔蘇打」然後用手托住頭發起怔來，頭髮顛然垂下一縷子，掃在眼睛裏，然而眼睛一瞬也不瞬，直瞪瞪，空洞洞。」這描寫很對，可是當我飲會了威士忌的時候，不再

看法不同

人類都生着一雙同樣的眼睛，但却有一種異樣的想法。由於異樣的想法，世界上便發生了許多的糾紛。

遠地一株樹，畫家當它是寫生的對象，詩人當它是歌詠的資料，匠人當它是器具的材料，樵夫當它是燦爛的柴板。不過，樹的本身，始終是樹。

打開了一張報紙，政治家看國內外的電訊，商人看市情的上落，公子哥兒看遊藝場節目，文人看應時的文章，失業者看「聘請」的廣告，獨身者看徵求朋友的消息。報上所載雖是那麼複雜，但閱報所見的，只是自己需要的一種。與自己無關的，簡直「視而不見」。或者，至多不過走馬看花而已。

一個穿得花枝招展的賣淫婦，在鴉母看來是一根搖錢樹，在俗人看來是有錢的貴婦，在有知識的人看來是一架洩慾的機器，在宗教家看來，是出賣靈魂的妖孽

有人們不瞭解我的心情了，然而威士忌的濃液，有一個時候我的胃袋裏會空離不了它。

這幾天，為一些私人的事情，我跑到鄉下自己的親戚家去，我的舅舅是一個好酒量，他邀我陪他，飲的是久別了的紹興黃，在綠蔭椰草下，我嚐到淡淡的黃酒，我的心又飄到遠遠的遠遠的：

百 牙

可是，賣淫婦本身，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賣淫婦。

一個雄糾糾的武士，在他部下看來，是個保衛國家的勇士，在敵國人看來是個殺人的劊子手，在善女人看來，是強姦虐略的暴徒，然而，武士還是武士。

一個由刻薄起家的守財奴，在俗人看來是個節儉的人，在超人看來是個剝削的人；一個納褲子在舞女看來是洋盤，在商人看來是「小開」，在娘姨看來是少爺，在有知識的人看來是社會的蠹虫。

在水洩不通的電車裏，坐着一個搽胭脂，塗唇膠的所謂「摩登女子」，閒逸地翻開一本外國書，不知是她讀書，還是賣讀她，總而言之，她裝成了洋派的知識階級。她的面前站着一位老年人，他左手拖了一個油瓶，右手執了個包裹，在動盪的車中，他的身子本來就搖擺不定，外加後面人的推擠，賣票人的衝鋒，差不

多要跌在「摩登女子」的懷裏。她先用厭惡的眼光釘視他，然後再用纖纖的玉手推動他，最後用鄙夷的語氣辱罵他。她只看見的老年人壓到她身上，而沒看見別人壓到老年人身上。

在「八一三」當初，報上所載着一段關於王雲五先生女兒與商務印書館一男職員共同同毒的消息。當時議論紛紛，有的這樣批評着：在這國難時期，青年男女應積極為國家出力，不應消極為戀愛自殺。有的那樣批評着：自殺並非是件容易的事，要不是有莫大的勇氣，是千萬做不到的。他倆的自殺，確是真愛情的表示。

這兩種評論都對，所不同的是各人的看法：站在國家立場上看，第一個批評有理，站在戀愛立場上看，第二個批評有理。好像古希臘兩武士辯論一隻盾牌一樣：一個說是銀製的，一個說是金製的。事實上那盾牌一面是金，一面是銀。大家都對，大家又都不對。

世間的事物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寒翁失馬，安知非福？」記得七年前日昇樓前曾落下一個大炸彈，死了不少人。我本人也在那時等車的，因為一隻表壞了，不知道時間，便趁早回家，結果未得頭彩，亦一幸事。

如果大家都能把各種事物作多方面的看法，社會的糾紛便可減少，而世界也就可以太平了。

謙讓為禮

斯 郁

有人說我們是世界上最懂得謙遜的民族，我當然願意接受，因為這是美德。但也有人說我們是世界上「太懂得」謙遜的民族，我也願意用一隻耳朵加以接受，雖然這已不見得是美德了。

我們不妨往溯數十世紀，當英格蘭人以樹葉替代大禮服；打噴嚏不知用手帕的時代，我們的祖先早已懂得怎樣謙遜了。翻開廿四史，我發現歷朝的第一任皇帝，都有這謙讓的美德。他們雖然費了斗牛之力席捲了天下，但他們對於做「陛下」這一回事，好似絕無興趣；當丞相，國舅，御史大夫恭敬地獻給他身冕的時候，他總要謙讓三次，但一次比一次激動，最後才半推半受地勉強接了。

皇帝是天下第一值得欽佩的人物，他的一顰一笑，無疑是值得描摹的。於是除「狀元騎白馬」不必過謙外，他如拜相，封印，乃至跪豆大的官兒，都得上這一套。做縣令的娘舅替外甥謀得半個「差使」，他也要呈一封謙遜的謝函，字裏行間微有推辭之意。雖然這半個「差使」還是他母親苦苦哀求得來的。

在社會場中，這謙讓的禮節更覺嚴重。主人替我們劃一根火柴，要說：「得罪！」；斟一杯酒要「叩頭！」。我們因為習慣了此種不自然的有「禮貌」的話，

使我意識到在社會場中，我們說的都是虛偽的話。說謙遜是為人所不屑的，但在謙讓的範圍裏說謙話，又似乎是應該稱崇的。一個最有禮貌的人，在商人前同情於統制之太嚴；在政治家前又感喟於奸商之不法。黑格爾(Hegel)在他的名著「歷史哲學」中曾特別指出中國人的謙讓已有點近乎「本能」，我不敢完全表示同意，但也沒有勇氣完全否認。我們為了太重視謙遜，因此很少有人肯負實際的責任。事情稍微有點難辦，就要拱拱手讓給他人；談話時，常謙虛地說些「差不多」的話。有人請教我們發表些負責任的談吐，遂以「年紀太輕」或「閱歷太少」輕輕地謝絕了。在此種場合，我們實很難分別這還是虛偽的謙遜，抑或漂亮的托辭？

關係謙讓的最簡單的例子，可以在「Ladies First」方面一覽無遺。我常懷疑這也許是賦於少女的特權，而並不適合於一切女子的。在電車中，男子讓座給漂亮的少女們的態度是十分慷慨的，聲有歐州中古時代武士的風度。但讓座給老太太們的態度却是那麼高貴。這也許不是「謙讓」，而是「佈賜」了！

「我一點也不反對謙讓的美德，假如我們光臨過茶館，市場，車站以及戲院售票處等場合，我們還能自負自己是世界上最懂得謙遜的民族嗎？」



「黨不可分國必統一」的詮釋

五漢

今天是中華民國三十四年的元旦了！

我們檢討過去三十三年中國家擾攘紛亂的情形，真不禁令人哀傷感喟之至！猶憶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所發表之宣言中，毅然提出「黨不可分，國必統一」這八個字的口號，更令我們感到萬分的沈痛！何以中華民國建國三十三年了，還需要國家當權的政黨，來喊出這樣的口號？換言之，就是等於明白告訴我們過去國民黨是分裂的，國家是不統一的，今後必須朝「黨不可分，國必統一」的這個路徑上做去。然而我們不免又要反問：過去國民黨何以會分裂，國家何以會不統一呢？其癥結在什麼地方呢？今後如何可以做到「黨不可分，國必統一」的實踐呢？這些都是耐人尋味的問題。不妨在中華民國三十四年的元旦日，大家仔細反省一下，我想總不致謂為無益之事吧！

以下便是我個人對於「黨不可分，國必統一」這問題的意見：

過去中華民國的三十三年歷史，如果嚴格的說：從元年十六年是北洋軍閥

時代，從十七年到三十三年是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在這兩大時代中，北洋軍閥與國民黨算是平分秋色，對國家也可以說各負十六年半的責任，這是最公平不過的。但是北洋軍閥時代，國家不統一是一事實，大小軍閥混戰是事實，在國民黨專政時代，黨內有派是事實，黨外有黨是事實，內戰不休是事實，國家不統一更是事實，這許多事實的經緯，我們不妨仔細分析來看：

譬如說：北洋軍閥時代，在袁世凱未稱帝前，無論在形式上或是實際上，其權力總算是控制了全中國，祇要中央一紙命令到了地方各省，無有不遵照辦理，奉命惟謹的。雖有民國二年職寧之役，但不久即行平定；與袁之統治權是絲毫無損的，直至民國四年袁忽野心勃勃，妄想稱帝，於是蔡松坡將軍及梁啟超先生所領導之護國軍興，宣佈雲貴獨立，並出師討袁，後來袁卒為勢所迫，取消帝制，羞憤身死，這一幕算是民國以來敢以地方兵力與中央抗衡而獲得勝利

狗如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三人者，亦不過是三分天下，成鼎足之勢，誰也不能統率誰。並且在帝制戰爭中，南北各地方地盤割據思想漸漸萌芽，因此培植了許多小軍閥的基礎。加以王士珍在北洋軍閥中雖是資望甚高，但始終是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人物，並無若何顯著事功可述。而段祺瑞則自袁世凱死後，依據袁未死以前的任命，以內閣總理自居，儼然為北洋軍閥的領袖，時黎元洪雖為大總統，然以府院之事，勢成水火，黎曾一度免段職，而段則挾督軍團以威脅黎氏及要求解散國會。迨至張勳復辟之亂發生，黎氏逃避，段則於馬廠誓師平亂之後，乃擁重兵以鎮首都，總攬大權，馮國璋繼任總統而仍受挾制，於是馮段之間，復現裂痕，暗鬥甚烈。且自是以後，北洋軍閥的氣燄，日益囂張，段方各省雖以護法相對抗，實際上亦係大小軍閥火併的局面，因是段祺瑞自民國六年七月重任國務總理，決計不再召集舊國會，另行成立新國會，即世所稱之安福國會，於七年九月選舉徐世昌為大總統，直至九年七月直皖戰爭而段倒，十一年四月直奉戰爭而徐去，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於倒段驅奉之後，主張恢復法統，召集舊國會，繼

曹錕覬覦大總統位置，吳佩孚堅主武力統一，公然扮演逼宮，驅逐黎氏，賄買議員，攫取總統，於是孫中山先生乃與段祺瑞張作霖結成三角同盟，以抗曹吳，民國十三年九月江浙戰爭發生，粵奉兩方果然同時發動，直奉大戰，於焉開始。旋馮玉祥回師倒戈，曹吳勢力乃告完全瓦解，於是乃有臨時執政政府的產生，由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因此在民國十四年的上半期，為張作霖的奉軍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兩派各就所定勢力範圍，分途發展的時期，尚未發生直接衝突。到十四年的下半期，始由東南的奉浙鬥爭，演為東北的奉國鬥爭，再由東北的奉國鬥爭，演為奉直結合共同對抗國民軍的鬥爭，是為各軍閥的大混戰時期

萬人讚絕 · 萬人必備 · 內外服茶

萬人油



地球牌
萬人油
一與伴
身強體健
無病可保
病無憂
人油
必備
治內科
外科
皮膚

廠藥大球環

，而執政政府的生命，便消滅於此混戰場中。等到十五年四月，國民軍完全失敗了！臨時執政政府也消滅了！奉直兩方對於後繼政府，曾發生不少爭議，許久未能解決，到後來始由曹錕顛覆時的國務總理顏惠慶，作出一度形式的攝閣，即行去職，由顏氏任命杜錫珪為國務總理，代行攝政，自此北洋勢力祇有一個形式上的攝閣，等到十六年張作霖再來演一回大元帥以後，便轉入國民黨專政的另一個時代去了！

再說：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是在民國十六年北伐成功以後，在北伐未成功前，國民黨勢力始終偏處廣東一隅。孫中山先生雖曾於民國六年率領海軍及國會議員往廣州，組織軍政府，樹立護法的旗幟，軍政府由非常國會產生，選舉中山先生為大元帥。無如當時西南各省的軍人，名雖擁戴，實懷私圖，爭權奪利，不肯接受中山先生的領導，反而與政學系互相勾結，倡議改組軍政府，把大元帥的首領制取消，而改為實力派的首領會議制，以排除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乃於七年五月向非常國會辭大元帥職，離粵赴滬，發憤著書。及至九年冬季，軍政府因滇桂軍之衝突而決裂，粵軍陳炯明由閩回粵，中山先生乃再去廣州，召集國會非常會議。十年四月國會非常會議選舉中山先生為大總統，中山先生就職後，即圖貫徹護法的初衷，銳意北伐，但陳炯明於十一年六月叛變，砲轟總統府，中山先生不得已被迫去滬，這是國民黨同志間發生破裂，悍然不顧一切，以兵戎相見的第一幕。中山先生

於八月十三日被難抵滬，適蘇俄所派代表越飛亦於此時抵達北京，乃派人攜函來滬與中山先生接洽，雙方意見頗為接近，於是中山先生便決計將國民黨組織改進，採取蘇俄一黨專政辦法，而其時中國共產黨也已成立，且已加入第三國際，因是在越飛所提條件之下，中山先生便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這便是國民黨確定聯俄容共政策的初步。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復與越飛發表一篇聯合宣言，不久中山先生即仍回廣州，重建大元帥政府，蘇俄復派鮑羅廷來粵担任顧問，由此國民黨與蘇俄關係更日深一日了！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會，發表宣言，更定黨章，從此國民黨的改組工作乃告成功，黨的基礎乃漸趨穩固，但當時實際大元帥的權力，仍是有限，幾乎不能出廣州一步！廣州以外，幾乎無一不是驕兵悍將的雜色軍隊，於是中山先生乃派蔣介石為黃埔軍官學校校長，開始訓練黨軍的幹部，於十三年五月開學，竟然在最短期間，憑藉這點力量，討平東江陳炯明的殘部，肅清楊希閔劉震寰等陽奉陰違的雜色軍隊，造成廣東全省的統一。這可以說後來

的國民革命軍便胚胎於此時了！同年十一月北方曹吳勢力崩潰，段祺瑞的臨時執政府成立，中山先生以三角同盟關係，由廣州起程北上，但以召集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與段意見不合，故表面上雖受盛大歡迎，實際上仍是貌合神離，旋中山先生於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可說他的主張終其身

並沒有能夠實現。而中山先生逝世以後，他的幹部便分為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三派，也和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逝世以後的王段馮一樣，成了鼎足三分之勢。先是一部份國民黨員，於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在北京中山先生靈前，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取消共產派黨員之黨籍，並議決懲戒汪精衛，是即所謂西山會議派與共產黨的鬥爭，繼則民國十五年三月，發生中山艦長李之龍叛變事件，係為共產黨陰謀所策動，雖為蔣介石所彈壓，未釀大亂，但國民黨與共產黨裂痕已漸顯著。及至同年六月六日蔣介石被任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十月十日攻下武昌，十一月八日攻克南昌，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往武漢，蔣介石與武漢政府發生意見，其後以軍事力量底定東南，乃於民國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以與武漢相對峙，是為寧漢分裂時代。自此以後，一直到中日事變發生時止，以蔣介石為中心的國民黨，便時而聯共，時而清共，時而聯胡，時而排胡，時而聯汪，時而反汪，波濤雲詭，撲朔迷離，昨友今仇，朝分夕合，簡直令人莫名其妙，無所適從。據胡漢民派主持之中國青年軍人社所出版的反蔣運動史裏面說：把反蔣運動分成六個時期：

第一時期，為武漢政府反蔣時代。從十六年一月起，至同年八月底止。
第二時期，為二屆中委護黨救國反蔣時代，也可說是桂（李白）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反蔣時代，從十八年一月起，至十九年一

月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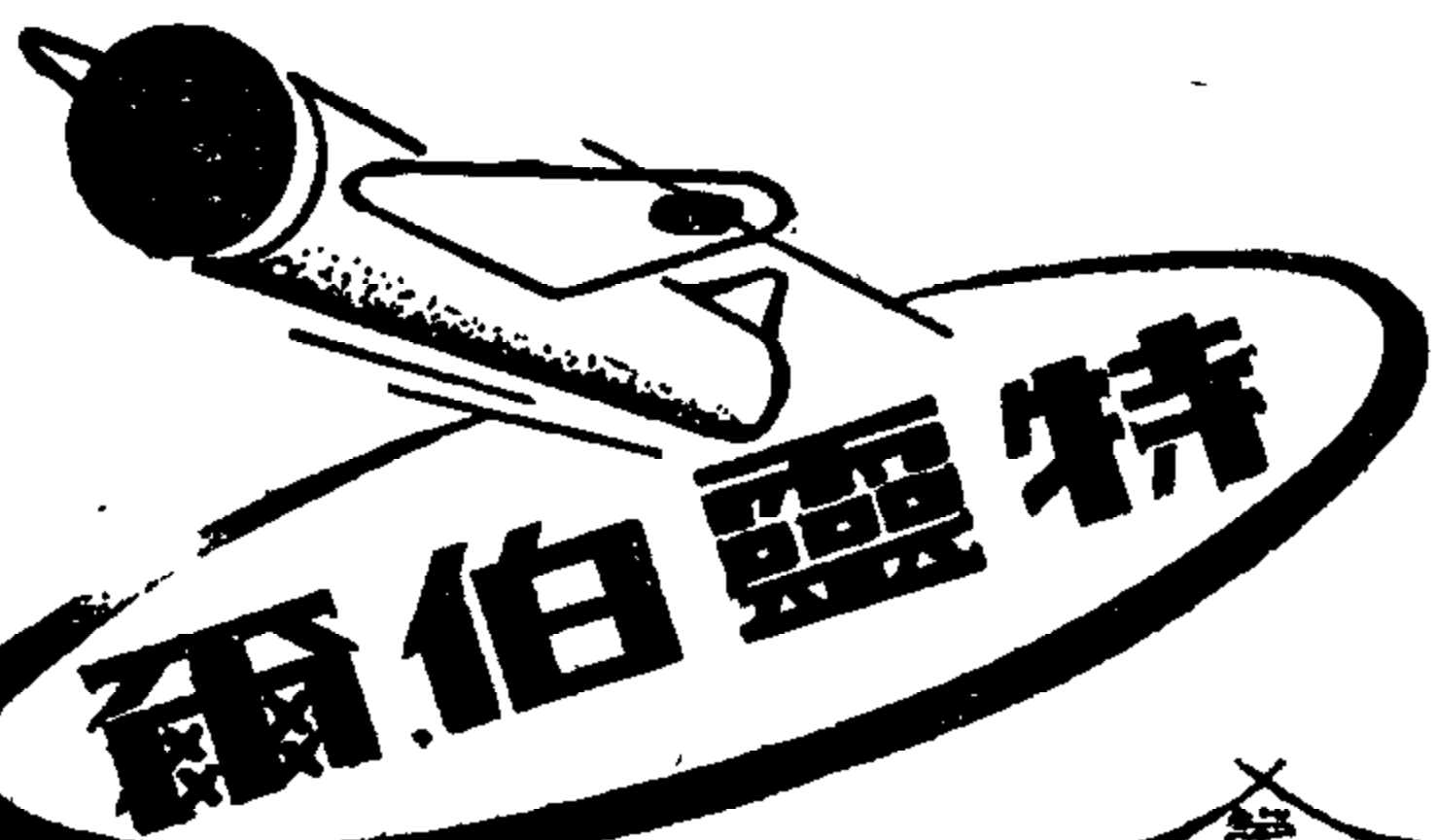
第三時期，為擴大會議反蔣時代，從十九年二月起，至同年十一月初止。

第四時期，為非常會議反蔣時代，從二十年四月底起，至二十一年一月止。

第五時期，為民衆抗日同盟軍反蔣時代，從二十二年五月起，至十月中旬止。

第六時期，為福建人民政府反蔣時代，也有說陳（銘樞）李（濟琛）蔣（光鼐）蔡（廷楷）反蔣時代，從二十二年十一月起，至二十三年一月止。

純正疏份亞密度劑



上海塘沽路四二一號

文

述個時期中，乎是黨們如糾紛的上永六無已時，而軍事行動，更是每年都有姐，並且自十六年宣佈清黨分共以後，國共更展開激烈的鬥爭，所謂十載一劇共，依然勞而無功，在民國二十五年尚且有所謂雙十二的西安事變，蔣介石先生的生命，有如千鈞一髮，實在危險之至，而這一幕的背後，依然是共產黨在策動。等到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生，國家疆土，日蹙千里，而蔣介石先生堅持抗戰，依然如故！以致汪精衛先生於廿八年十二月脫離重慶，發表醜電，主張和平，二十九年三月，組府還都，到現在已經四年又九個月，寧渝對立的形勢，依然未能解除，國家的統一當然說不上了！

友

我們根據上面的事實，平心靜氣的一想，絲毫不攪雜主觀的成見，也不帶着任何感情的成份，試問過去三十三年國家不能統一，黨內弄成四分五裂的現象，這責任應該誰去負？老實說，北洋軍閥與國民黨應該各負十六年半對不住國家也對不住國民的責任，我想這決不是苛刻之辭，凡是忠實而又勇敢的國民黨同志，是應該挺身出來承認這無可原恕的錯誤的，不然，在現在又何必喊出「黨不可分，國必統一」這個口號來呢？

當然，過去的事讓它過去了，現在講起來是沒有用處的。不過，前事不忘，後師之幾事輕，果，把結馬蹄的事隨便忘記，讓歷史的循環律永遠支配着我們，那就老實說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出息的，國家前途是永沒有希望的。過去北洋軍閥之所以弄到國家不能統一，國民黨之所以弄到四分五裂，完全是什麼皖系，直系，奉系，交通系，研究系，政學系，彼此鉤心鬥角，爭權奪利，各以某一軍閥為中心，自成系統，今日聯吳倒段，明日擁張倒吳，把大好河山，鬧得無一片乾淨土！及至國民黨模倣蘇俄，實行一黨專政，以「黨內無派，黨外無黨」為標榜，實際上國民黨秉政十餘年來，黨外始終有黨，如共產黨，青年黨，國社黨，第三黨等，並沒有一個政黨被國民黨消滅過；至於國民黨內則最初有什麼西山會議派，改組派，現在則有什麼藍衣社，CC團，黃埔系，都是在「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口號之下，暗中造成小組，總想拿自己的少數操縱全國的多數，於是拿少數的人在全國現有的制度及機關內安插，使多數人服從，成功所謂「黨化」，同時，也可藉此防制他們眼光中的反動派，或是監察不可靠的「同志」。這種辦法，完全是以私人為中心，發展權勢慾，把一切權利都歸入自己的系統以內來，結果必培植其親信的人，而排斥其不親信的人，認為在我這個小圈子以外的人，都是靠不住的，必得加以防


寫去機關這種天下為私的統治方策，北洋軍閥是如此，國民黨也是如此，那麼國家如何可以統一，黨派又焉得不分？

現在還有一種見解，認為目前國民黨如果能夠做到不分，國家也就可以統一，我認爲這種看法，未免太簡單。事實上，黨是黨，國是國，黨與國有絕對不可分性，是國民黨自高身價的說法。由這種說法所得的結論，自然是黨能不分，國就統一。但我個人以為黨不過是某一時期的掌握國家治權的政團，完全是暫時的，國家有永久性的，黨的興廢存亡決不能說就是國家的興廢存亡，如果在現在還存有黨即國家的見解，那麼與帝制時代的「朕即國家」又有什麼區別？依我個人看法，一個政黨如果能不分裂，當然是最好，如果萬不得已非分裂不可，那倒不如痛痛快快分裂的好，在分裂的份子中如果有氣魄的話，不妨另創一黨，亦未爲不可！老實說，合則留，不合則去，才是最高政治道德，終日口是心非，糾纏不清，天天在爭黨統，搶領袖做，這才是政治低能兒！今日弄得抗戰理論也是根據三民主義，和平理論也是根據三民主義，共產黨也在那裏喊革命的三民主義；弄得戰也是國民黨，和也是國民黨，最倒臺而又焦頭爛額無所適從的還是老百姓，這就是大家對於黨毫無誠意，勉強湊合，口是心非，糾

至於國家如何才會統一呢？我以為至少須要做到舉國一致，第一步先要開放門戶封鎖，取消黨內小組組織，放棄黨的排外成見，集中全國人才，共同過問國事，不要把國家的政權，當作個人的私產，然後國家民族的前途，才有辦法；否則大家仍是存着黨如不分國就統一的話，則未來的前途，自仍不免是荆棘叢生，困難萬端，這雖是我的杞憂之辭，但將來總有事實可以證明，這裏且暫時擱住，如果再寫下去，未免令人三十四年的元旦日，感覺太掃興了！

純正化學製劑內用藥片

新阿斯拔爾撒片



梅毒 瘡疾 阿苗巴 痢疾

見效神速 安全可靠

萬有製藥公司 電話三三七七



尼米茲攻勢與大陸作戰

橘善守

從塞班向迭尼安、關島、貝利琉、摩羅泰、更向菲律賓海空伸出魔手之驅敵

尼米茲機動部隊，如今尙在臺灣東海海上游戈。十日空襲沖繩、奄美大島等西南羣島後，接着又於十二、十三兩日連襲台灣之敵機，主要是從敵艦隊飛來之艦載機羣。在這累計一千六百餘機中有包括從大陸基地飛來的B29型機約百架，駐渝美空軍機參加。海與陸的戰線，如今已打成一體，局面正在孕育一大決戰之機。

敵美作戰當局最初強調有必要連結中國大陸與太平洋之戰略的，是尼米茲。而親自全圖實行所謂中國大陸接岸作戰的，也是尼米茲。縱令美海軍能夠擊破日本艦隊，日本陸軍既確保中國大陸，則不能希望對日戰爭的決定勝利。美軍從海上進攻到中國大陸，一則擊毀在華的野戰軍，使攻擊日本本土的基地前進，二則封鎖日本本土與南方資源地帶的聯絡，以斷絕日軍長期戰的給源，這就是尼米茲接岸作戰的全圖。從馬利亞納海域向菲律賓、台灣及西南羣島伸出的魔手，可視為以尼米茲路線為目標的。果然十四日美國的廣播申述：尼米茲對琉球、台灣空襲的主要目的，在奪取通過中國本土的路線。(廣東每日

新聞社特電)

然而這不過敵美的夢想，尼米茲的希望而已。第一，日本聯合艦隊尙完整無疵，善謀深慮，抓住擊滅驅敵艦隊的神機。我們早已在臺灣海面的大戰果，見到其戰機。第二，連結菲律賓、台灣、西南的各島嶼，是將日陸海軍打成一片的鐵防塞。第三，在中國大陸因這半年年的大作戰，美空軍被追擊至內地，重慶野戰軍四十數師或被殲滅或被擊破，於是日軍在中國大陸的把握，更加強化。

一、美英渝之宿命的相剋一幕

果然，美國方面也出現了悲觀論。第一，因為西南洋上的島嶼防衛，終非一朝一夕所能突破的，尤其菲律賓，與從來的珊瑚礁的爭奪比較，已一變其困難的程度。從軍塔拉瓦血戰之美國一從軍記者，對於戰爭的長期化及犧牲的增大，極為戰慄，稱述：「美國人對於今後三、四年的戰爭，應覺悟有更凄慘的無數塔拉瓦。達到東京的道路，非以步兵之基礎築不可。」(里斯本每日新聞社特電。)

菲律賓和台灣戰場化之時，敵的出血自然非塔拉瓦和馬金所能比擬。第二，

是中國大陸的渝美聯合軍的連續慘敗。縱令尼米茲進抵中國沿岸，那裏有日軍的砲口等待着。所以大陸戰線的再檢討，在美國也成了新鮮而深刻的問題。大陸戰線的檢討，自然是渝軍的檢討。最近美英極露骨非難重慶，這是這個原因。渝軍在共同戰線的無力，對美英是致命的缺憾。

首先非難重慶的，是英首相邱吉爾，即那說種種話，刺激蘇聯，使重慶發怒的男子。九月末邱吉爾在英下院的演說指摘重慶的無能，謂「重慶受到美國巨大的援助，尙且連戰連敗，不勝遺憾之至。」重慶對於不能援助的邱吉爾的侮辱批判，不能緘默無言。渝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立即加以反駁，謂「美國對重慶的援助，補給，其不足的程度，極為可憐。」並暴露美國給予重慶的援助補給「不足協合軍一師團在一星期戰事中

使用之量。」政府機關報大公報，更加以補充，痛烈反駁：首先喚起英國注意的，就是重慶較英國繼續更長期的戰爭。英國雖享受美國援助的大半，但東亞的英軍不是仍然遭受軍事上的蹉跌嗎？

渝軍的無力，誠如邱吉爾所說的。然而緬甸周邊英軍的無能，也是鉄一般的事實。然而對於重慶邱吉爾的反駁，這次羅斯福却為邱吉爾辯護，而傲然謂：「美國越過山北極至重慶的困難空路，每月運送二萬噸以上的軍需物資。對重慶的軍需補給空輪如何着實增加的實情，如果知道了的時候，這必認爲英雄的

努力。」

在重慶認爲爲「可憐的」的補給量，依羅斯福的三寸不爛之舌，則認爲「英雄的努力」。這與邱吉爾的場合全不同，重慶對此則緘默無言。

這就是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蔣介石每次對協約盟邦諸國，表示最大慰勉，但這次他却一字不言及，專主張「自力抗戰」以爭取「最後勝利」，並淡淡說出：「我不可因外國的稱讚和非難而動搖自信。我們如能堅持確固不拔的信念，發揮革命精神，則我們的目的必能達成。」

這又成爲美英方面新的憂慮之種子。結果重慶才能夠明白美英仍不能忘情重慶。重慶愈衰弱，則美英愈陷入窘境。美英渝三者的關係，像嫉妬深的夫婦一

華興商業銀行



上海
分行處：上海虹口·泰山路
南京·蘇州·杭州·蚌埠·無錫
鎮江·蕪湖·徐州·南通·嘉興
揚州·紹興

般，一方面互相反覆實行宿命相剋，一方面則繼續合作

二、重慶自覺的萌芽與中國第一戰線

關於重慶對美英的關係，可以注意其一個重大萌芽。這就是重慶也是中國人和亞洲人的自覺，正在萌芽着。這自覺雖未形表面化，但美國對重慶的支配愈強化，則這自覺愈增大。美英的輿論憂慮重慶沉默的一個理由，也是由於對於自覺為亞洲人的本能恐怖。

本來重慶與美英的聯合關係，不過是以互相利用為目的之唯物的，利益主義的野合而已。美國之目的，在對重慶保障物資的補給，強制渝軍在前線出血，以謀獨佔中國。重慶之目的，也在儘可能利用美國，然後置美國於不顧。重慶的現實主義也許比美國高明些。

重慶這種利用主義的根底，似乎站在美國終究不能以武力征服中國的自信上。例如在美國的重慶評論家林語堂，在其近著「淚與笑之間」一書中敘述：「連日本經七年餘的戰爭，也不能以武力征服中國，所以遠離中國的美國，決不可能的。」然而美國却以另一個自信對付中國。桑諾圖駐華美空軍與傳將進入中國的史蒂威爾的美軍地上部隊，本來是以與日軍在大陸作戰為當前目的之武力。如果重慶背叛，則這種武力也可用於制壓渝軍。退一步來說，縱令美國沒有意思使用這武力征服中國。但美國之金權，經濟乃至文化的侵略，重慶

也能夠以恐怖想見的。於是我們為中國和亞洲的幸福打算，不能不深慮重慶所犯的的重大危險。雖然如此，但重慶還未從迷夢覺醒起來。重慶對亞洲的自覺要達到普通化和組織化，似乎尚需長久的時間。

最近大公報發表的要求美英開闢「對日第二戰線」，可說是證明不知重慶這種界限的美英利用主義。據大公報所載，謂：「中國（重慶）過去七年間獨力與日軍作戰。最近美軍在太平洋的反攻，如重慶在中國大陸不牽制日本大軍，是不可能的。如今在中國的敗戰，不僅是重慶的敗戰，海上的勝利也不是美國一國的勝利。所以重慶有權利要求美英在中國大陸開闢第二戰線。」這是重慶要求美英開闢第二戰線的論理。

假定在中國開闢了像北法那樣的第二戰線，則陷入窘境，並不是日本，乃是重慶。於是利用主義的超過限度，便有賣國的危險。

三、菲島作戰是對大陸的跳板

美蔣關係究竟將怎樣的發展？這本是屬於將來的課題。這種事實，是美蔣在中國大陸的連續慘敗的現實。這一點即吉爾也引為遺憾，羅斯福也予以承認，連蔣介石也不能否認。一切問題都以這種鐵般現實為基礎，而發展獲得解決。尼米茲九日在真珠灣與記者團會見時，為憂慮中國戰線日軍在桂林的進擊，

而言明如此：

「因日軍的新作戰，美軍要在中國大陸獲得基地，將更感困難。然而美軍為使對日本本土的強力航空兵力攻擊可能起見，非在中國大陸尋求跳板不可。」（里斯本同盟）

尼米茲又於翌十日重新強調中國接岸作戰，作如次之豪言：「美海軍依照麥克沃塞司令官的要求，為了要獲得有效果的空軍基地，遂行對日作戰，有在中國沿岸登陸的必要。因此，尼米茲艦隊為向西方擴大勢力，繼續在太平洋展開神速行動。」這是在美機空襲日本西南諸島當日談話，頗值得注意。

根據前述幾種理由，無論尼米茲如何的焦躁，美軍要從海上在中國沿岸登陸，至少在現狀下是不可能的。敵機對西南諸島及台灣的來襲，勿寧視為擾亂日軍補給路的奪回菲島作戰的前哨戰。雖美方有前述廣播的壯語，但這不是對中國路線的探求作戰。

然而這決不是與他們對中國大陸的重視——尼米茲的所謂中國沿岸登陸作戰相矛盾，並且由菲律賓至台灣，琉球乃至中國的順序，是尼米茲路線的企圖。就這意義上而言，菲島作戰是對中國大陸的跳板。故菲島台灣的防衛與中國大陸作戰，如今終於構成了有機的不可分的重要性。（筆者：每日新聞東亞部副部長，譯者崇明）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 中支那振興株式會社
- 華中水電股份有限公司
- 華中電氣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都市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 大上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 淮南煤礦股份有限公司
- 華中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 華中蠶絲股份有限公司
- 華中蠶業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內河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恆產股份有限公司
- 華中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 華中鐵道股份有限公司
- 中華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 中華火柴股份有限公司
- 中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四四年的中國文藝界

揚光政

一 緒言

一九四四年中國和平區的文藝界，可說是從事變以來六七年中最熱鬧的一年。單行本也在紛紛出版，而且還舉行了「中國文學年會」和三天「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不過，這種鬧熱的景象，在瘋狂上漲的高物價的壓迫下，猶如迴光返照，恐怕維持不到多久，就會很快地消沉下去的。

其後「作家」月刊，終以經濟困難，作家分散，暫告停刊。其時新出版的雜誌，如「華文每日」等，雖然也刊載文藝作品，而且曾經鬧動一時，但其內容是綜合性的，並且出不到三期便夭折了。過慣了戰亂生活的人民，以及一般新貴和暴發戶，待空閒下來，也感到了靈魂的空虛，需要精神的糧食，或心靈的溫存。因此，不流於八股的出版物，例如以「獻掌故，清淡雋永」為標幟的散文刊物「古今」，出版後就會傳誦一時。接着，以編制活潑，內容輕鬆見稱，而偏重於「藝氣」的「雜誌」復刊後，銷行更為廣大。原來文藝讀物並非絕無讀者，於是文藝刊物相繼誕生，其中有「萬象」型的「大眾」和「春秋」，「小說月報」型的「紫羅蘭」，以及新文藝雜誌「風雨談」等。迨至一九四四年，更有「古今」型的「天地」和「小天地」，「風雨談」型的「文潮」，「文藝春秋叢刊」，「騰」，「光化」和「文藝世紀」季刊等。這些都是上海出版的。其他比較重要的，在北京有「藝文雜

志」和「中國文學」等，在蘇州有今春復刊而改為季刊的「作家」等。此外，有各種綜合性的刊物，如「文友」「申報月刊」「中華月刊」「新東方」等，也都刊

以華北而論，本有報館二十五家，因紙張來源困難，不得已，自一九四四年元月起加以重大調整，以小城市每地一報，大城市每地一大報，一小報為原則。至同年五月一日起，各報復一律停刊，改出一種「華北新報」，設總社於北京，天津等地則設分社。各該地發行的報紙，名稱相同，而編排與內容有異。如在北京出版的，雖然是四開大小的一張，可是所載文藝作品倒還不少，編制也相當活潑。此外有「中華週報」等若干種，也都附有文藝版。惟因報紙種類減少，文藝副刊也跟着減少了。上海的大報中附有文藝副刊的，計有「申報」每星期出一大「白茅」，注重於提掖無名作家，不大登載理論，所

自從事變發生，華北華中為日軍佔領以後，留在平津京滬各地的文化人，很多跟隨着政府向內地移動，而未會遷移的作家，則大半抱了「苟全生命於亂世」的態度，過着半隱居的生活，不願出面發表著述。尤其自大東亞戰爭爆發以後，凡不合時宜的出版物全部停刊，所餘下者，多數是報銷性質的雜誌，內容八股，十分空洞；至於單行本，每個月出版不到兩三冊，反之，那些迎合庸俗趣味的新才子佳人體和偵探小說等，倒風行一時；僅有南京「作家協會」出版了丁主編的純文藝月刊「作家」，在當

時的寥落的文藝界中孤寂地耕耘着。其後「作家」月刊，終以經濟困難，作家分散，暫告停刊。其時新出版的雜誌，如「華文每日」等，雖然也刊載文藝作品，而且曾經鬧動一時，但其內容是綜合性的，並且出不到三期便夭折了。過慣了戰亂生活的人民，以及一般新貴和暴發戶，待空閒下來，也感到了靈魂的空虛，需要精神的糧食，或心靈的溫存。因此，不流於八股的出版物，例如以「獻掌故，清淡雋永」為標幟的散文刊物「古今」，出版後就會傳誦一時。接着，以編制活潑，內容輕鬆見稱，而偏重於「藝氣」的「雜誌」復刊後，銷行更為廣大。原來文藝讀物並非絕無讀者，於是文藝刊物相繼誕生，其中有「萬象」型的「大眾」和「春秋」，「小說月報」型的「紫羅蘭」，以及新文藝雜誌「風雨談」等。迨至一九四四年，更有「古今」型的「天地」和「小天地」，「風雨談」型的「文潮」，「文藝春秋叢刊」，「騰」，「光化」和「文藝世紀」季刊等。這些都是上海出版的。其他比較重要的，在北京有「藝文雜

關於文藝單行本，除掉幾個雜誌社外，主要的出版家，於一九四四年中，在上海有「太平書店」「中國聯合出版公司」和「世界書局」等，在北京有「新民印書館」。平均每個月約有三、四種出版，比之前數年每月出版不到一、二種者是要蓬勃得多。

以上就是就文藝產品方面而言。至於文藝界的活動，在一九四四年的中國，也要比前數年為活躍。「中國文學年會」和「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南京舉行，在中國都還是第一次的盛舉。茲分為數節，把一九四四年中國和平區的文藝界作一比較詳細的記述。惟筆者不但因購買力薄弱，無法遍閱各種出版物，而且各地交通阻梗，也不容易見到南北的新書，所以遺漏之處，在所不免，這是要請讀者鑒諒的。

一一 文藝副刊

中國各大日報，自縮減了篇幅以後，所有的文藝副刊，或則改小，或則須隔數日出版一次了。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 誓日華同生共死

株式會社 日本機械製作所

上海通北路(舊名韜朋路)七一〇號
電話：五〇四二八・五〇六九七

文

刊多係新進作者的純文藝作品。「新申報」有「千葉」和「北斗」，各約隔兩日發刊一次，後者較為通俗；該報每週並出「千葉文藝」週刊，經常撰稿者有張大公、陶晶孫、傅彥長等，翻譯和創作並重。「中華日報」有「中華副刊」，約隔二日發行一次，頗多南北老作家的著述。「新中國報」有「學藝」，每星期約發刊五次，常出特輯，除「藝外」兼載歷史和考據等。「平報」的「新天地」是每天發刊的，編制活潑，內容俏皮，偏重於游藝的報道和評述，可說是今日中國最有趣味的一種文藝副刊了。至於「新聞報」的「茶話」，篇幅既小，而且「章多係帶有正人心勸世道的意味，已經不帶什麼文藝性了。

友

南京「中報」的「中流」和「國民日報」的副刊，有點像上海「平報」的「新天地」，惟新舊文藝並重，態度也比較緩和。此外，蘇州、武漢、廣州各地的日報，則筆者即或偶然見到，但無法經常閱讀，只好略而不論了。

在這幾種重要日報的文藝副刊中，有一個共同的缺點，便是表現事實的作品很少，至於尖銳的戰鬥性的文章，簡直沒有。而事實上，目前的現實，正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可罵、可調、可嗤、可斥的現象，隨時隨地皆是，反之，可歌頌、可嘆賞的事實，也是不少。如能表而出之，一定可以產生若干歷史性的傑作呢！

三 文藝雜誌

文藝雜誌在一九四四年中比前數年是

蓬勃得多，雖然有幾種已陷於無定期的狀態，但新出版的也是不少。

在上海，文藝刊物約有二十種。散文雜誌「古今」半月刊，嘗以刊登南北聞人如周佛海、陳公博、周作人等的著述，而風行全國，惟至一九四四年，大概這班聞人無著述的餘閒，以致「古今」的內容漸漸地失其過去的光榮，終於十月中休刊，而於十一月另出「文史」一種，內容擴大範圍，兼及歷史文獻。「天地」月刊與「古今」可說是夫婦刊物，當初也常有陳公博，周佛海夫人等的作品，惟以內容而論，「古今」較為老成持重，「天地」較為新銳活潑。一九四四年夏季，該社另出「小天地」一種，字短小風趣。這三種刊物，繼承了事變以前林語堂與陶亢德所編「宇宙風」的遺緒。「雜誌」月刊是綜合性的，但文藝氣息極濃，所載亦以文藝作品為多，其中經常刊登現地報告和報告文學，頗能夠抓住時代性，而且編制活潑，插有藝術照相和漫畫，是其特點。「風雨談」和「新潮」「鷗」「光化」等，是同型的一般性的文藝月刊，比較著重於新文藝著譯；後三種是在一九四四年中新出的。「萬象」「大眾」「春秋」和「小說月報」「紫羅蘭」等，也是同型的一般性的文藝月刊，內容兼載新舊文學，寫法較為通俗，間或也刊登若干不屬於「藝」的作品。其中「萬象」自經柯靈接編後，業已大加革新，幾乎已完全新「藝」化了，而且還有若干老作家在執筆。「小說月報」和「紫羅蘭」都不能按期出版，大概是為經濟關係吧。「文

藝春秋叢刊」已出了「兩年」與「星花」二輯，它的特色是並不隨同其他的文藝刊物，態度較為嚴正，有不少擱筆已久的老作家在撰稿，但有一部份文章則係勇報。「藝世紀」季刊，格調不流於俗而有古典的傾向，並且雜糅南北作家的作品，是其特色。「詩領土」不定期刊，可說是目前唯一的詩雜誌，其目標在培植新詩人，介紹與建立新詩論。此外，還有「大路」「千秋」「新地」「永安月刊」等，也都是「藝」性的，可是時出時停，似乎不大令人注意。而在綜合性的刊物中如「申報月刊」「中華月報」「新東方」「文友」上面，也有一部份可讀的文藝作品，尤其是「文友」，有雜文、小品、詩歌和小說或戲劇的創作，頗受讀者歡迎。

近年久已不出了。不過，自一九四四年夏季以後，另有一種「學海」月報出版，足以代替。「學海」的內容，多係討論中國古代文藝學術的著述，印刷精美，古色古香，實為今日中國少見的古文學雜誌。

在華北方面，主要的有：由周作人領導的「藝社」編出了一種「藝文雜誌」，內容精澁古樸，絕無浮囂之氣，充滿了一種治學的精神。另有沈啓无、杜南星等主編的「文學集刊」，也相當認真而和氣。「華北作家協會」主編的「中國文學」月刊，係前「中國文藝」所改組，其中多數的青年文人的著作，雖然不免有急燥之論，但帶有新進之味，並不以清淡冷靜相標榜。此外有「創作連義」一種，月出一輯，專刊創作小說，作者多係新人，其發展頗可期待。

在南京方面，本有龍沐勛主持的「詞學季刊」和陳參士主編的「中國詩刊」等，專載中國古詩詞的研究和作品，但

「作家」月刊休刊後，至一九四四年春季起，復由丁丁主持復刊，改出季刊。丁丁在「五卅」時代便是「藝界」的一個活動份子，所以他編「藝」刊物，能夠拉到很多。壇老將和小將撰稿，文章都能暢所欲言，毫無拘束忌諱，是以內容頗為生動活潑。

其他「藝」雜誌，大概還有不少，但以見聞所限，只好不記了。（待續）

愛齒醫院

總院

成都路威海衛路口
電話：三二九一六

第一醫院

九江路帝國銀行大樓
電話：一四二七

第二醫院

貴州路禮堂飯店內
電話：四六一一三



路易士

政治抒情朗讀詩

一個中國人說：
「我們的飛機來了。」

另一個中國人說：
「那是美國的。」

嘿嘿你們飛得多高！
請問那是同溫層吧？

好像害什麼羞似的。
幹嗎瞧都瞧不見啊？
只聽得飛機滿天響，
炸彈一個一個落下。
你們太英雄了！
太英雄了！

你們的飛機B29 (Made
in America)

你們的思想也是「阿美
利加製造」。可是
可是哪裏有什麼思想，
你們這批奴才走狗！
如果畢竟有點思想，
你們就該捫心自問。

你們盲目投彈，
命中民房，
任務完成，
安返原防，
知否這裏，
哭哭啼啼，
炸死了的，
都是中國的老百姓，
自己的同胞？
沒有一個惡人，
沒有一個壞蛋，
個個是無辜的，貧窮
的，
吃苦耐勞的，
善良的，

愛國的（比你們愛國
的）

民衆，民衆，民衆！
雖然他們腦筋簡單，
知識有限，
文盲佔了大半。
他們覺得死了也情願
的，
如果死在祖國的空軍
下。
但那分明是外國的飛
機，
你們不過是人家的工
具。

炸南京是政治的意義。
炸上海是經濟的目的。
兵琳兵瑯一陣炸，
羅斯福拍手笑哈哈。
對啦，對啦！
炸吧，炸吧！
物價愈抬愈高了。
人心愈離愈遠了。
而且打仗愈打愈糟了。
失地愈失愈多了。
何苦來啊？
你們口口聲聲
長期抗戰，
最後勝利，

教老百姓等着。
可是要到什麼時候
蔣介石
纔騎着馬回來？
也許要到
這裏的中國人
炸死的炸死了
餓死的餓死了
連一個也不剩着時
他纔從天而降
灑幾滴憑吊之淚
在這個
極目荒涼一片瓦礫的
廢墟上吧？
然而怕只怕的是他

永遠不回來了。
怕只怕的是他
即使打了勝仗
榮歸他的故鄉
也沒有廣大的神通
收拾殘破局面。
唉唉怕只怕的是他
為了一己的政權之貪戀
寧可背棄了全民之祈願
從此就
陪着宋美齡，
老死在重慶了。……

新年號大徵文

論文

題目：我們的意見和希望。
內容：對於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題的一般建
設性意見和希望。

字數：每篇以三千字左右為限。
酬金：來稿一經人選，每千字致酬中儲幣貳千元。

文藝

題目：最近的奇事報告。
內容：以最近所見聞及體驗的實話為題材。

字數：每篇以四千字以內為限。
酬金：常選作品，每千字致酬中儲幣貳千元。

徵規則

文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文稿限用方格原稿紙。

稿後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信處，發表時筆名聽便。

應徵之稿概不退還，請勿附郵票。

截止期：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以郵戳為準。）

發表：四月十五日（本刊順序發表）

稿寄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友社編輯部，函外註明「應徵稿件」字樣。

「小鳳仙」「蔡松坡」「袁世凱」合評（劇評）

金長風

「小鳳仙」「蔡松坡」「袁世凱」，這三個戲，已經分別上演，其材料都是截取於同一時代中的，而又以人命名，所以很可以評在一起，却不一定非要作什麼衡量優劣的比較說法，因為這三個戲各有各的作風，也就各有各的味道；我覺得「小鳳仙」像杯清茶——有些人以為像白開水，淡而無味，其實不然，「小鳳仙」雋永而細膩，不亞於「西湖龍井」呢。「蔡松坡」像杯牛奶，間滲入些咖啡的味道；至於「袁世凱」，那是一杯放了糖的很濃的紅茶。

「小鳳仙」，「蔡松坡」，都是費穆所編導的，而這次「小鳳仙」的演出，却由冷山「拷貝」，「袁世凱」乃李健吾，王文顯合編，由洪深導演的，論故事的發展，複雜而多樣性，當推「袁世凱」，「小鳳仙」「蔡松坡」就比較簡單一點。

在「蔡松坡」裏，貫串着全劇的軍樂，始終悠揚動聽，是其特點；「小鳳仙」長於抒情；「袁世凱」則以燈光，佈景見優，尤以「活埋馮執義」一幕，邊燈俱熄，舞台上黑了，却在正中映着一盞紅燈，直照射着李方仁的屍棺，又在棺材頭上披了紅巾，恐怖的气氛，很能抓得着。

開首，以「蔡松坡」為最有力，雖然是三個短場的序幕，却以「卡通化」的形式，極盡了諷刺的能事，一目了然於袁世凱的假借民意；後來的三幕正戲，情調轉易為「抒情

化」了。一個抒情的戲，很容易「一本正經」，使空氣冷淡而單調，「蔡松坡」的編導者，所以插入順娃子一家人的這一插曲，也就是為了調和的作用，本來未可厚非，可是編導者却把順娃子（仲夏）代表了當時中國農民的革命意識，便未免太抹殺了。順娃子的革命意識是什麼呢？是：「我當了兵，老婆也可以怕我了。」這在說明當時中國農民的革命意識上，是不夠的；而且，護國軍的所以能以飢疲之卒，擊數萬之衆的成就，也被純粹的歸結到一個個人的英雄行為上去了，於是「蔡松坡」成了英雄的傳記，提倡了「英雄主義」！

順娃子這個角色，若以「幽默手法」的一種來看還可；若以為代表農民的革命意識，那還不夠強調。這種幽默手法的運用，「袁世凱」中也有，尤以「演習登基大典」一幕為甚，是幕雖然製造笑料不少，然而在全劇的情緒上，却完全不連貫了，以整個意味而言，這一幕是最勉強而要不得的。

「袁世凱」的編導者們，似乎很同情袁世凱，他們把他寫成了一個很正真的英雄，槍斃唐世龍（程宏），尤得觀衆的好感，其假借民意，帝制自為的罪過，却多半給下屬頂了去，使觀衆祇是覺得：「都是底下人不好，袁世凱個人並不可惡。」這種觀念的形成，把原來所欲渲染的主題，倒輕輕地給丟了開來。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株式會社 三井物產
上海支店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上海特別市中央市場

市場長 陶聞齋
副市場長 池田誠次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製品 流安・液體氨・
永禮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本社 上海四川路一八五號（三井洋行內）
電話 一八三五九番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株式會社 三光洋行

上海四川路三二〇號安利大樓
電話一七七九七、一三九六一
支店 鎮江、南京、蕪湖、安慶
出張所 九江、南昌、漢口

在「小鳳仙」中，所表現的意識，中間很平淡，祇是閃閃爍爍，結尾兒才加以強調，喊了幾聲；「小鳳仙」的編導者，對於學生到「八大胡同」去談政治問題這一點，取着玩笑的態度，其實不然，政治問題既存在於社會生活各方面，那麼，到「八大胡同」去，便不見得一定就可笑，一定就是不對，若果真有所不對，那不是去與不去的問題，而是為什麼去不去的問題！

至於談到這三個戲的演員方面，在「蔡松坡」裏，劉瓊（蔡鏐）的演技算得「自然」兩個字；「自然」和「隨便」不同，「自然」是一點不做作，「隨便」，則是拆爛污，不認真，連做作也沒有。可是劉瓊的演技，却已經定了型，總是落在皇帝，領袖，總司令這一類角色裏，戲路未免狹小了許多。仲夏（順娃子）的戲很好，只是缺乏農民的泥土氣。在「小鳳仙」裏，朱宗善的小鳳仙，雖然並不可愛，却是還稱職；路珊（周大媽）與喬奇（陳德勝），口齒伶俐，如爆炒豆。在「袁世凱裏」，陳述「袁世凱」的語氣，始終不失身分，聲音有情感；穆宏的唐世龍，粗線條，夠味兒；王即潔的外交顧問，動作的典型性，也還不壞。

奮鬥（影評）

金長風

「奮鬥」，提出了「私生子在社會上的地位」問題，它的結論是：「私生子是人，人應該享受人的權利」。可是它卻沒有寫出，私生子怎麼樣的去爭取社會上的地位；全劇的發展，編導屠光啓，沒有把它好好的放在「奮鬥」中，反而以「大團圓」作一個喜劇性的結束；落入了一般的俗套，還不打緊，但是「奮鬥」的主要意義，却在「大團圓」的一剎那，完完大吉；因為私生子（舜華，許可飾）既然與父親（羅治中，嚴俊飾）巧合，他就取消了自己的私生子的資格，他倒底不是私生子，在社會上的地位，也就無所謂提高與不提高，還說些什麼「奮鬥」？

是多餘的，直接就拍醫院裏的內景好了。全部室內佈景，攝影技巧很差，大概導演所指定的空間太狹小了的緣故，以致於鏡頭拉不開。

屠光啓的導演手法，以「輕鬆」著稱，「不求人」算是成功作，在「奮鬥」中，一貫作風，仍舊喜歡穿插一些不必要的笑料，未暇欠嚴肅一點。

開首，介紹媽媽（童月娟飾）晝夜投院，求醫打胎的幾個鏡頭，顯得勉強，轉換不自使觀衆良久不明所以，其實這幾個鏡頭

童月娟的媽媽，化裝尚好；嚴俊的羅治中，戲路不對；歐陽莎菲（女學生慧芬）吐字清晰，許可的舜華，很努力，尤以競賽演說時最足表現，唯導演大可不必把演詞全部記錄下來，只要用幾個特寫的鏡頭，作側的面寫一寫聽衆的動容，却要比正面鋪敘的，更能把握住熱烈的空氣。乳鶯（羅治中正式結婚的妻子，梁蝶飾）與治中的吵架，嫌突兀，其結合缺少一個交代。唐雪倩的黃醫生，國語不流利，勸說媽媽負起「母親的責任」時，彷彿可以看出導演說教的神氣；韓蘭根的韓士奎，一味頑皮，不過兩耳能動，爲其特長。

總之，該劇的命名，偉大，莊嚴，簡直有些嚇人，可是論其內容，實在對不起得很。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中華煙草株式會社

社長 船津辰一郎
副社長 矢部潤二

上海大上海路一五二二九番
電話代表：一五二二九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中華日本貿易聯合會

會長 三井米松

上海大上海路交易大樓
電話一一〇四一一四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東方製冰株式會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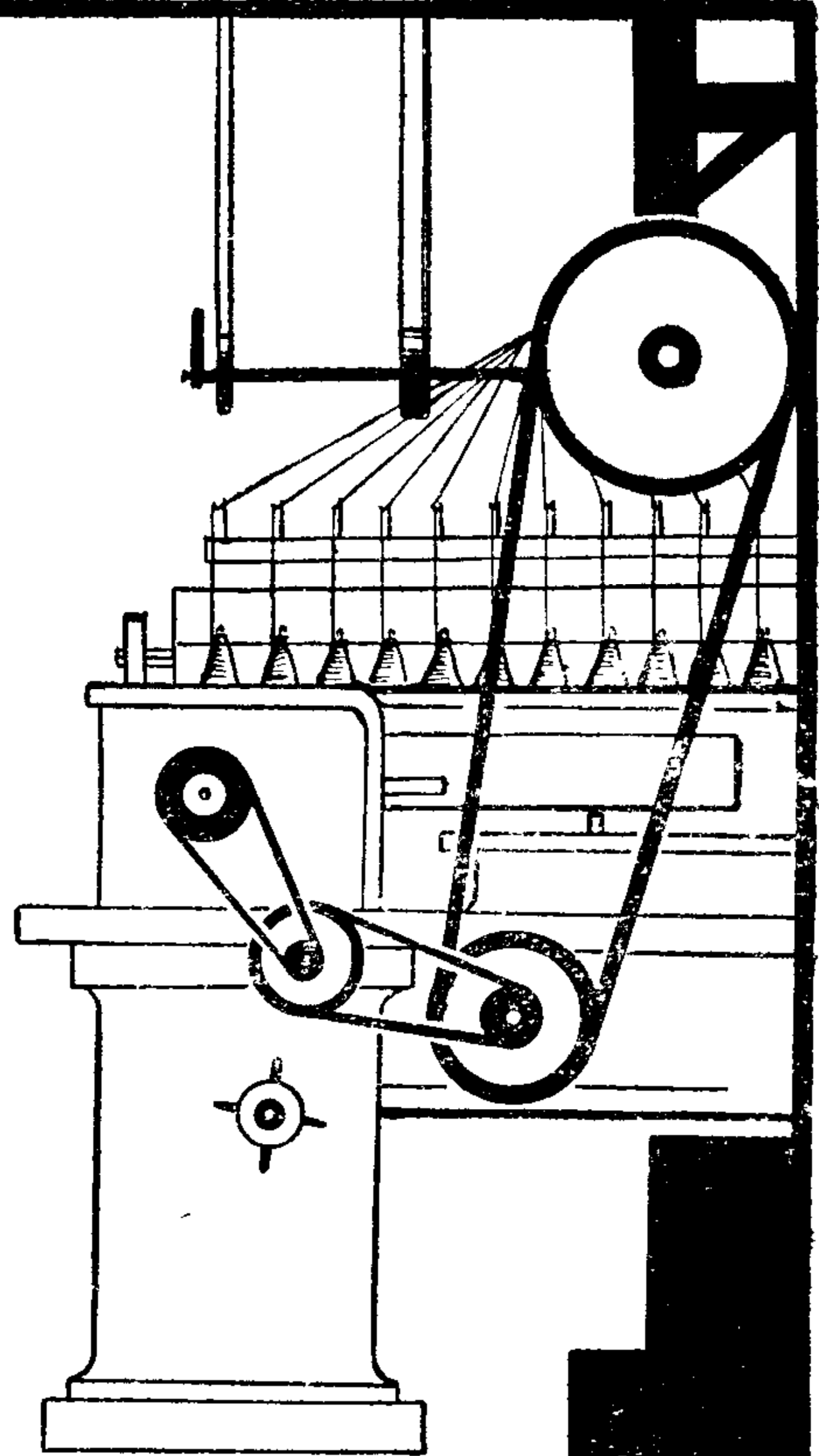
本社 上海濟寧路一五二二九番
電話：五五
營業所 上海福州路四四九番
電話：一四
冷藏庫 上海峨嵋路三三三番
電話：四〇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上海水泥經營處



東亞纖維工業株式會社



本社 上海江西路一七〇號漢彌
登大廈二二九號二四〇號

電話代表一〇六六〇番

工場 上海平涼路一〇九〇號

電話五一五四九・五一八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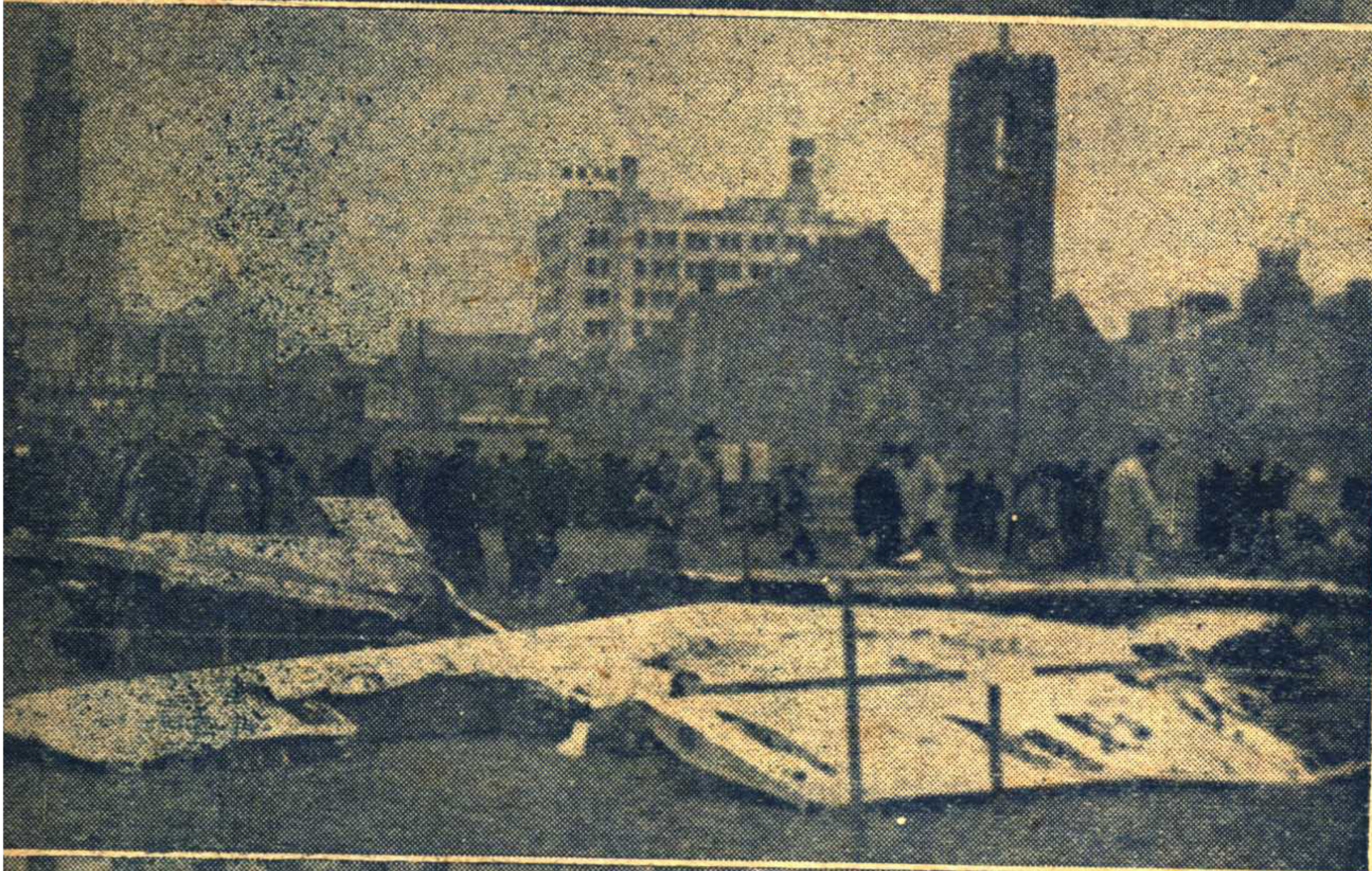
用筆鋼・筆水來自

高秀太洋墨水



器具大器
售均店商

所作製水墨水洋太



殲滅
未盡之
敵

在太平洋上，大陸及印緬國境，大東亞戰爭的戰果相繼發表。經盟邦大本營的發表，亞洲軸心各國各民族可知新秩序建設的基礎已告確立。

(上) 觀閱日本陸海軍戰果之照相報道板之市民。

(中) 被日軍擊落之米國B 29型轟炸機展覽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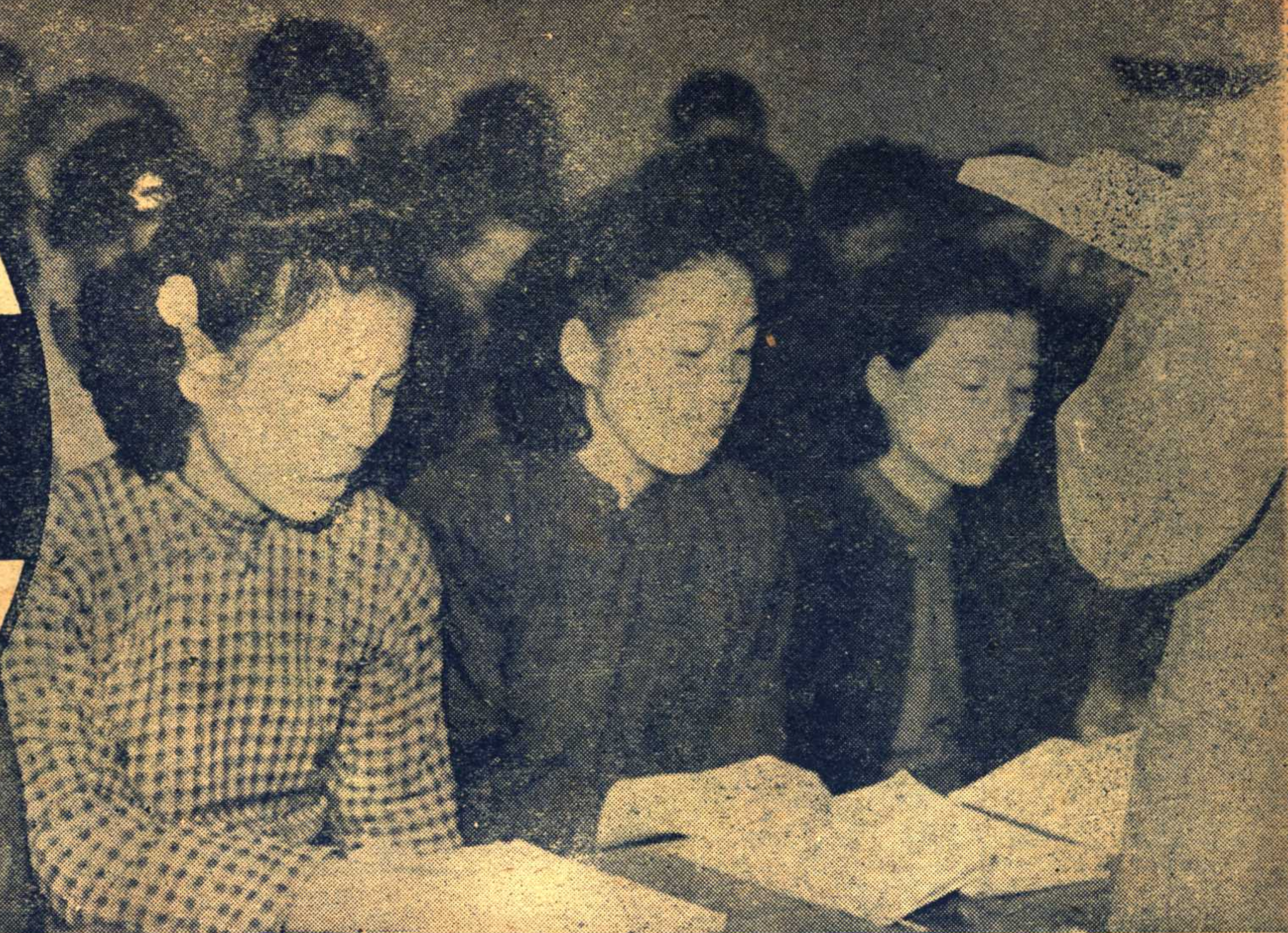
(下) 米國飛機所搭載的武器(本刊特攝於上海)

大東亞各國現
在學習日本語，
很為流行。中國
之華中、南、北
各地都開設日本
語學校，男女老
幼都以「日本語」
為新學、新業、
新志、新禧。

ニホンゴ

日究研

學女校學語日海上(上右)
日納愛可內河再越(下右)
——カスマリカマ(下中)
學的吏官年青府國(上左)
陳的字文本日悉熟(下左)
三十(歲三十)惠思陳



品出新

(南京路四川
路口「苦素」
零售部發售)

一百片裝二百元

品質精愈求精
功效亦自倍增
濕氣・胃腸營
養・衰弱，補
血・有絕大之
效力。

強壯素



黑田藥廠

細菌性腸胃疾患特效治療劑

列

來

安

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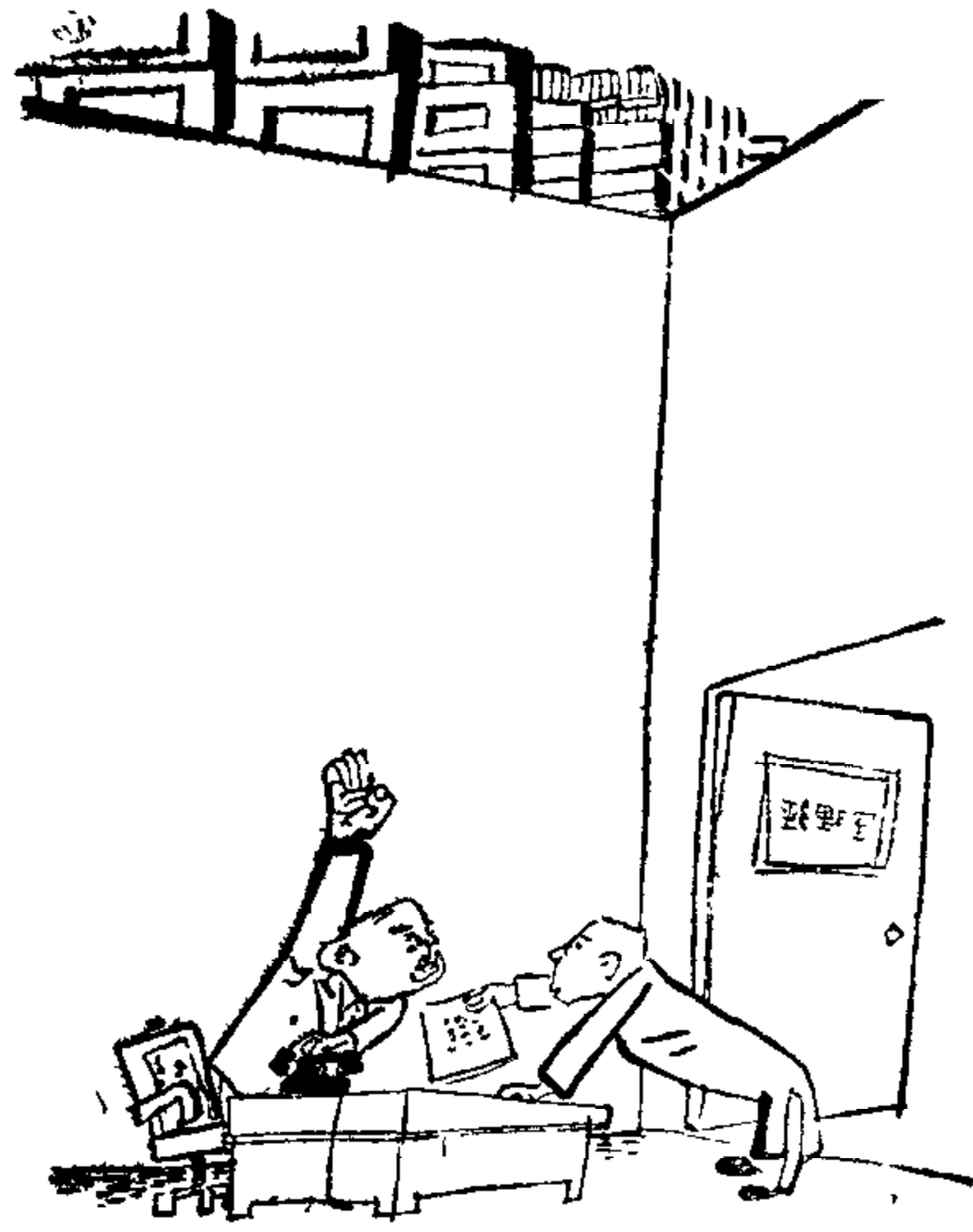
健胃整腸室扶斯
防痢止痢助消化
排除積食於小兒最宜

潘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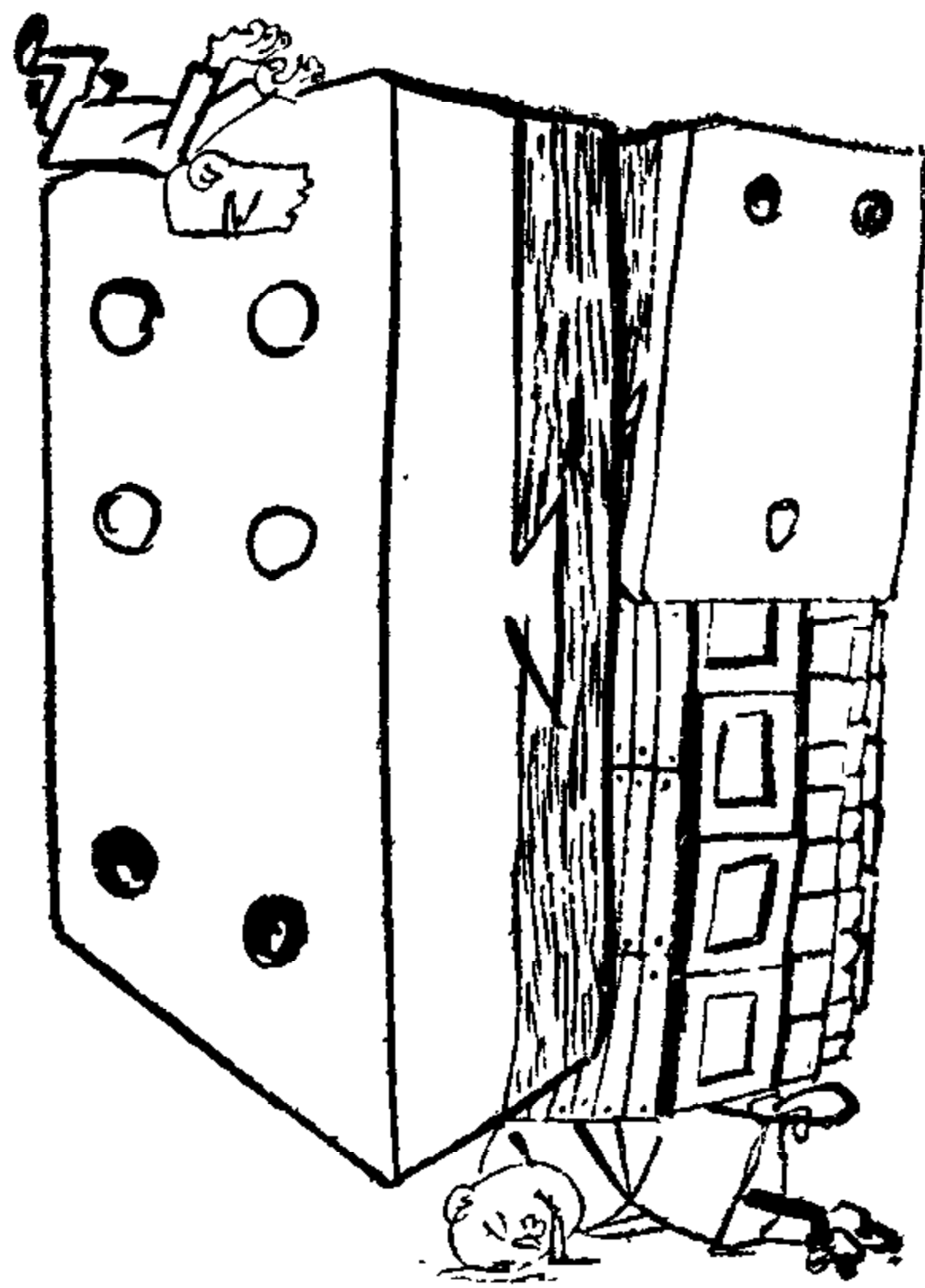
囤積六圖

夥計：「經理生先，我們囤的貨今日起被統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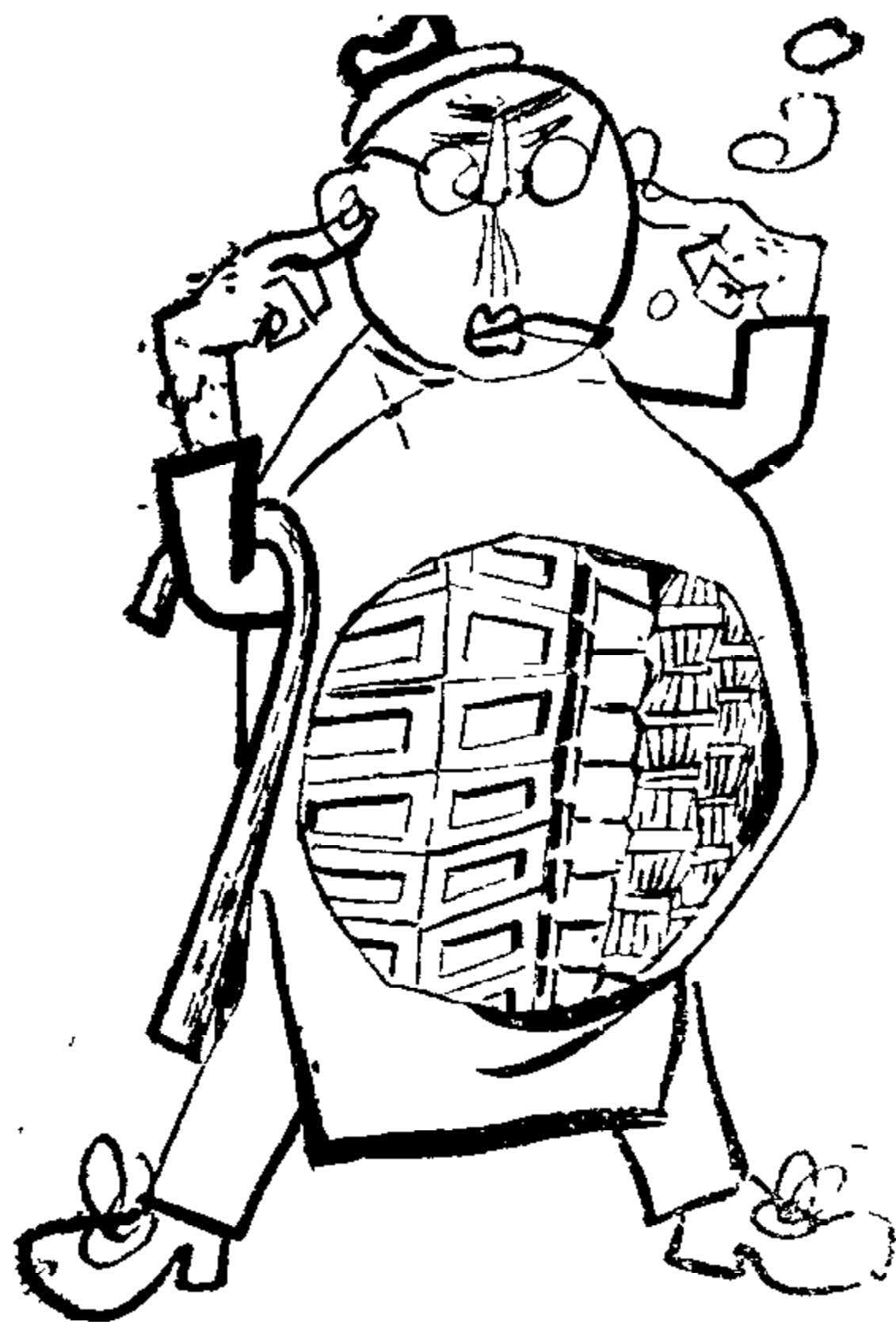
經理：（興奮地搶着說）「快快再買進三萬箱，哈哈，越是統制越是囤貨最可靠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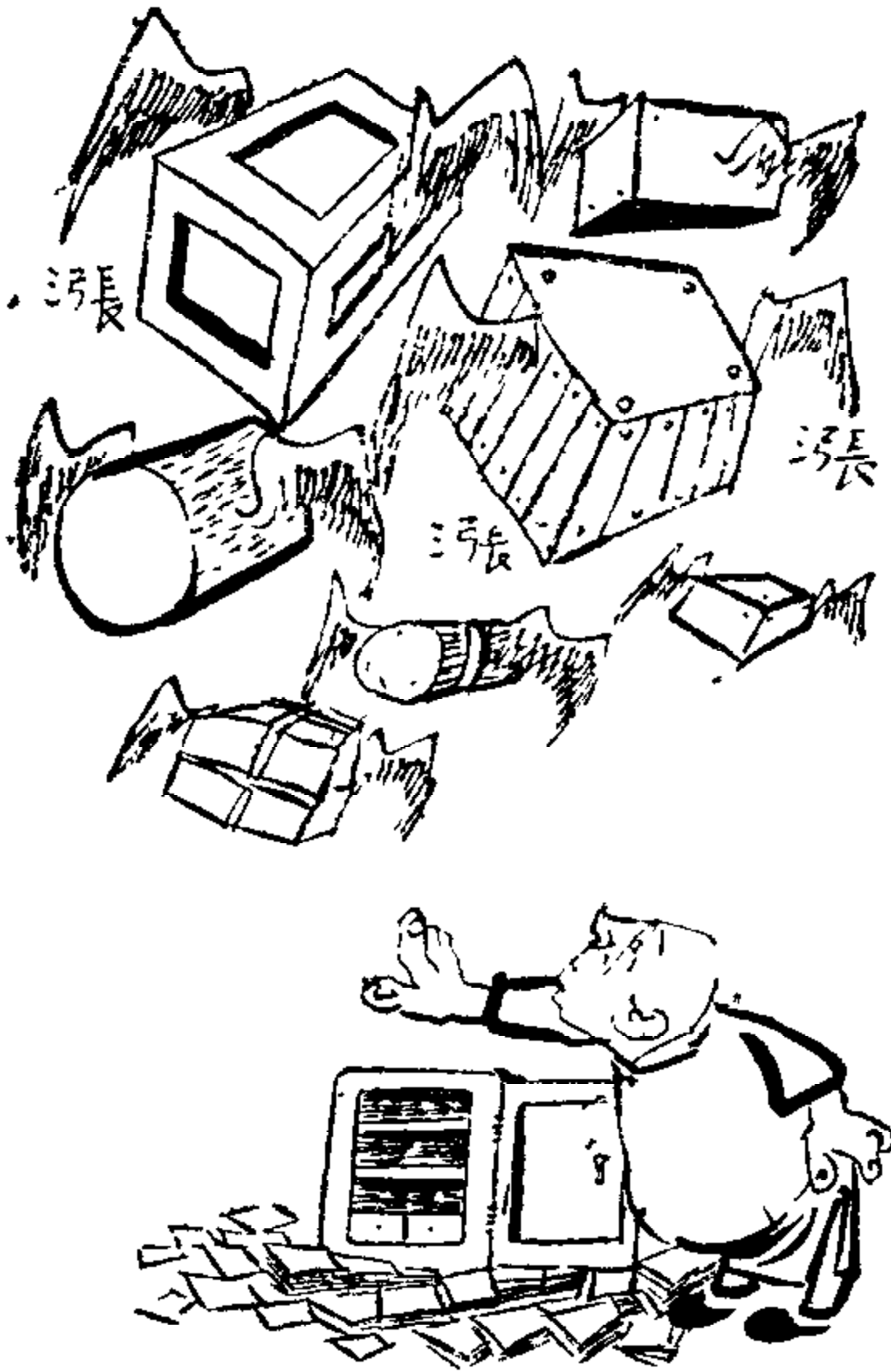
二、豎起牌頭，高臥無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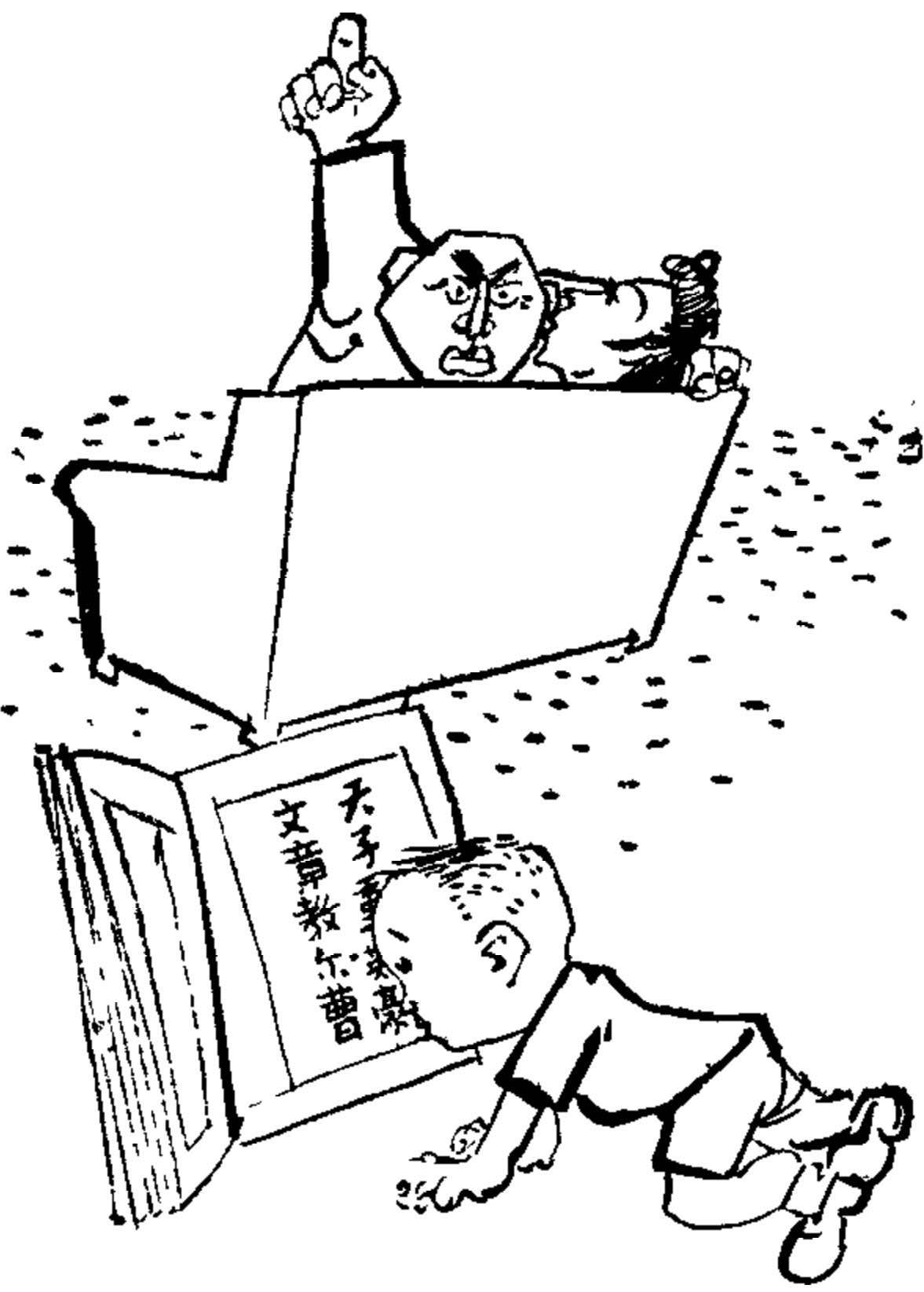
三、不癡不聾不成富家翁。



四、「一脫手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倍身。」囤貨脫手後囤積者感慨地嘆息着。



五、囤積發財者的兒子讀書聲：「天子重英豪，文章收爾曹……」暴發者（老子）：「萬般皆下品，唯有囤積高……哈哈」



六、靠囤積居奇投機操縱而積錢千萬的暴發者：一旦暴卒，連這具臭屍都沒有入收埋，他沒想到這羣寶貝子孫都在忙于分家遺產，老子的臭屍管他媽的！



湖州之行

蔣君誼

湖州在事變以前，交通非常發達，由上海有內河小輪直達，並有公路通嘉興和蘇州。事變以後，因治安關係，赴湖州者大都取道蘇州再乘汽車赴南潯。由南潯趁輪船至湖州。筆者此次因事赴湖即經此道，下面係沿途經過及觀感。

上海至蘇州

晨七時在濛濛細雨中，乘車抵北站，賣票處已擠滿了人，爭購車票者剛下人力車，有一約十五六歲模樣的少年，問「車票要嗎？」詢其至蘇州二等多少錢曰：「八百元」筆者戲言說：「我是警察官，你賣黑市票。怕捉到警察局裏去嗎？」彼笑而他去，今警務當局在嚴厲取締賣黑市票的時候在北站仍有公然向旅客推銷黑市票之徒？走進站內各等入口處已排列了很多人，等候執票，華中鐵道的「車掌」正在藉指導旅客遵守秩序排列的機會向攜帶物件的「單幫客」收錢每人百元二百元不等。那「車掌」不到一小時有萬元收入，賺錢的輕而且便莫過此矣。華中鐵道的「車掌」即國人所謂之「車僮」，其種種不正行為，及留難旅客情形，祇要乘過華中鐵道的火車便知道了。各處報章常記載各種不法行為希望鐵道當局對於這班「車掌」

多予以訓練和監督。此次所乘之車，係到無錫為止，車內乘客，十之六七是單幫客。與筆者同坐者，着制服，像一警察，攜帶一大包香煙和藥品。閒談之下，知道他係蘇州省會警察局的警察，因待遇不能維持生活，所以也來跑單幫，因自己是警察，帶東西比較普通百姓開銷省些，並且便利些。筆者告訴他說：「你所帶的東西，都超過了規定，至蘇州站檢問所也許要沒收。」他笑道：「現在祇要有錢，東西是不會沒收的，蘇州站因檢查較為嚴緊，我等都在「外跨塘」下車，那裏的檢問人員及警察，都有連絡，攜帶物品通過，每件收費多少都有不公開規定，……」車至外跨塘果然有不少帶大箱子，包袱的單幫客下車。關於單幫，筆者記得某報社評謂：「是一種努力的浪費，而無實際效用，跑單幫是一種化整為零的走私，與逃避統制的行為。如果統制當局在物資的流通上，有整個計劃，予以流通便利，大批運輸，使單幫減少，將這種努力，用於有益的生產。同時火車因單幫的減少，可多載正當旅客，及多運物資。」筆者此時始覺得這話實在不錯。且單幫因沿途受種種不公人員的抽稅，使成本無形加重，如能大批運輸，成本無形減低，物價亦可仰低。

姑蘇一泊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天堂似的蘇州，當然是希望多住幾天。筆者到蘇州的時候，正是汪主席逝世的第三天。各娛樂場所停止娛樂，所以旅館生意特別好，許多好白相朋友，沒有地方遊玩，大眾開了房間，喊響導女，打麻將，筆者託朋友好容易開好房間，旅館的設立，旨在便利商旅，而現反變為娛樂場所，甚望警務當局，加以取締。到蘇州第一個印象，是街道沒有像上海柏油馬路那樣寬大平整。尤其是石子路，走起來傷鞋子難走，其次是飲水沒有自來水，是普通河水，不甚衛生。記得從前某人到蘇州，他說：「蘇州什麼都好不過街道和水髒點。」這不免是美中不足，晚間遇見友人湖州縣長顧鳳城氏，彼方參加南京文學者大會回來，當時約定明天一同僱車赴湖州。翌晨一早，赴「吳苑」吃茶，此地是蘇州最大的茶館，或者也可以說是江南的大茶館。蘇人吃茶的風氣甚盛，俗語所說：「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即說早上歡喜吃茶，晚上歡喜洗澡，蘇州的有閒階級，大概每天早晨約了朋友，在吳苑吃茶，談天說地，或者話生意經，因為每天來的關係，坐的地方也有一定，大概某一類的人，在某一地點吃茶，早晨來泡一壺茶，吃到中午，祇費二十元，真是經濟實惠。要吃別的東西，並可叫茶房向外面叫來。這地方並且可稱做蘇州的情江，有許多消息，在別地方未知道之前處

湖州三日

湖州近太湖，有水鄉之稱。為陳英士烈士的故鄉，在城外有陳烈士紀念塔。事變前，商業非常繁榮，綢緞，絲綿，毛筆等，出品相當有名。街道亦甚寬大整齊。事變以後，因交通不便，商業凋零，惟錢莊發達，新設錢莊，如雨後春筍，大都為變相的高利貸機關。民間盛行拜「大仙」的風氣，差不多每家都供一大仙，並且可替大仙請客做壽，或聚賭。社會情形相當複雜，據說事變前，此地縣長很少有人想做，因不容易「吃得開」的關係，物價和蘇州差不多，米約萬餘元，肉四百元左右一斤係雙斤。（此地盛行一種雙斤秤即一斤是兩斤）城內樹柴十餘元一斤，城外約等於城內賣價的一半，因鄉人挑柴入城，沿途有什麼捐，什麼稅，名目繁多，約增加成本的一倍。本地因治安未曾確立，所以人民的居住證尚未發給，鄉間農民進城，在城門口納費百元，領一證明，人民負擔的重大，由此可以想見。本縣縣長顧鳳城氏就任不久，對苛捐雜稅民間痛苦，非常重視關心，擬逐步設法廢止，減輕人民負擔，各方對此都寄以甚大的期待。湖州流行寒熱病，在這裏住一兩月的人，大都被傳染着，每天早晨在本城最大醫院——福音醫院裏，你可以看見列隊的寒烈病患者，請求注射醫治寒烈病針。筆者到湖州的第二日，却巧浙省連絡部長渡邊大佐，由杭州來湖觀報

，吃茶的朋友已談論了。但是有些都是謠言，所以也可名為「謠言製造所。」

察。渡邊部長曾任上海特務機關長，過去筆者隨其担任清鄉工作，是一親民之官，記得隨其視察上海清鄉地區時，他每到一處，即訪問當地士紳，召集民衆舉行座談會，聽取民間疾苦，及人民意見，務使下情能夠上達。這種親民的精神，非常令人欽佩。不見二年，彼老而益壯，其精神仍然和青年人一樣。此次他在視察湖州及長興完畢以後，並特備了香燭奠儀，去祭悼湖州已故紳士，並訪問其遺族，聞係渠任杭州特務機關關長時代，任該地的維持會長者，這一種舉動，十足的表現出東方精神，——與人與人之間，除了利害關係之外，另有一種友情及道義的精神。

歸途觀感

歸途趁國軍第一師渡邊部長的專輪，船經南潯上陸，參觀藏書樓及小蓮莊。前者所藏文史古籍甚豐。後者係一花園，較之蘇州獅子林亦佳，該處主人劉承幹氏，係前清進士，現避居上海，聞事變前該氏亦不過每年一兩次來潯，此地僅爲別墅性質。如果將該種藏書運上海，設一圖書館，供人研考，則裨益社會，比之藏書在此，滿佈灰塵，好得多了。不知在上海的主人意見如何？途經張靜江氏的花園，建築亦甚宏麗，惟大半毀壞，大家爲之惋惜不已。午餐受駐在該鎮國軍第×團之招待，筵間主人巧與同行的片岡中尉是戰友。片岡中尉畢業於日本東京商大，被徵來華，由上士昇至中尉，是一青年有爲軍官。曾在滬陽方面，與該處團長所服務的六三師，然已萬家燈火，九時餘了。

接觸有數十次之多。忽然在此相見，倍覺親熱。飯畢登舟預定趕乘嘉興七時許之火車返杭，過平望輪船機械忽生障礙，時開時停，渡邊部長出南潯×團長所贈之高梁酒，及雞肉等，招待大家，船泊河中，飲酒談笑，別離風味。同行者某君忽說：「此地是嘉興湖州之間，治安最壞的地方，土匪日有出沒……」「土匪的目的，祇在發洋財，他看見我們有準備，必不敢拚命來犯。」果不出黃團長所言，沿途安抵嘉興，

成功與失敗

百牙

在戰爭以前，有一個時期，書坊裏專門出版一些所謂「青年修養」叢書。不論是寫作的，或是翻譯的，內容都是千篇一律，教訓青年怎樣成功。怎樣賺錢，怎樣做個勝利的大商賈。無疑的，這全是西方功利主義流入中國的一種特殊現象。那些青年讀者，每日就浸淫在黃金色的讀物裏，板着面孔，肅默地領取大作家的說教，希望將來成功一位賺大錢做大官的闊老。

青年讀了這些書籍以後，能否真正成功，倒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最可怖的，他却先中了「成功」的毒。

「成功」，本來是個極好的名詞。但極好的名詞的反面，却是極壞的一種。「戀愛」變爲「浪漫」，「嚮導」成了「賣淫」，「自由」而「橫行」，藉「慈善」而「發財」。今日的一般聰明人，都可算得「成功人」。殺人越多，成功越大。「一將功成萬骨枯」，便是個最好的例子。中國現在到了這樣的局面，如果平心忍氣地把她分析一下，便可看出她的癥結，實在由於成功

的人太多，失敗的人太少。不但中國，就是全世界，也莫不如此。成功有二種：個人的成功與社會的成功。失敗也有兩種：個人的失敗與社會的失敗。

何謂個人的成功？官吏因貪污而發財；商人因剝削而致富，武士因殺人而成名，這是個人的「成功」。個人的「成功」，便是社會的失敗。

何謂社會的成功？政治上軌道，人人有工做，大家有飯吃，這是社會的成功。社會的成功，個人「成功」便消滅了，代替它的，是正當的成功，不是畸形的「成功」。

何謂個人的失敗？做官不能發財，在中國人看來，凡是不能撈錢的，都是失敗者。縱使你對於某種學問有了莫大的貢獻。

何謂社會的失敗？反過來說，社會的所以失敗，便是因爲要「成功」的個人太多。由於個人主義，自由競爭的發展，人人都只知道爲自我謀利益。以社會的福利爲自己的福利，社會還能不失敗嗎？

世間絕對沒有所謂「成功」，也一樣沒有所謂「失敗」。今日的成功，說不定便是明日的失敗；明日的失敗，說不定就是奠定未來成功的基礎。「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句話的意義，只是鼓勵

小兒良藥

此藥專治小兒各種疾病，功效神速，誠爲育兒之良伴。

勵人們不斷地奮鬥，向康莊大道邁進。社會的進化，全賴一般能爲自我利益犧牲的人的努力。社會的腐敗，是由於個人主義者的互相傾軋造成。

一個真正成功的人，他差不多每天都在過失敗的生活，有的到死還未曾成功。

一個人若說他讀書成功，他的知識便完結了；若說他事業成功，他的一生便不能有更大的希望。

總之：自我主義，功利主義的成功，雖然成功，結果還是失敗。爲大眾的，有價值的失敗，雖然失敗，結果仍算成功。這樣看來，所謂成功與失敗，並無一定的標準，必須看他的立場是否真正，始能下正確的批評。



紫金錠

張葉舟

鄰兒病了，病的是驚風，沒有延醫，連服紫金錠，病也痊癒了。

朋友的孩子病了，病的是痧瘧，沒有延醫，進服紫金錠，也就霍然痊癒了。

房東的小女孩被毒蟲咬了一口，腫痛難忍，沒有延醫，以紫金錠磨塗患處，如是數次，毒散腫退，也好了。

在過去的年代，小兒患驚風，真是萬急的病，不是請推拿專醫，便是請小兒科診療。痧瘧病勢可輕可重，更不該玩忽。我的成兒，病初何嘗不是痧瘧？結果因為延醫過遲，不治而死。毒蟲咬，就誤了時候，毒氣攻心，或是腫及全身，便有生命危險；患此者應該迅速請教外科醫生。

然而，現在的醫生，門診掛號最少一百元，出診呢，起碼二三百元，多至四五百元；連請數次，單是診費，已很可觀，何況藥費又是浩大，數倍過於診費也說不定的。於是，人們皆說：「小毛病

只好硬挨，不請醫生了！」

於是，萬急的驚風，可輕可重的痧瘧，腫毒難忍的蟲咬，人們既要「硬挨」，也祇好當作「小毛病」，安慰着自己，不請醫生了。

愛子之心，却又是人人有之；孩子病了，雖想省錢硬挨，總得找尋價廉的藥品來替代，免真的就誤出事來。這樣，有人想起了「紫金錠」！

——太乙紫金錠，一名玉樞丹，治時邪痧瘧，一切蟲毒，喉風赤腫，中風諸癘，小兒急慢驚風，並宜磨服；癰疽疔毒，水磨塗之，孕婦忌服。

紫金錠真是「靈驗」，鄰兒的驚風治好了，朋友孩子的痧瘧治好了，房東小女孩的毒腫也治好了，嘗試結果公認圓滿，小毛病何必再費錢請醫，耗資購藥，三十元一錠「紫金錠」，最簡便也最價廉，可以「皆大歡喜」了。

但我倆是深受過「教訓」的人，知道「紫金錠」決不是一「萬能藥」，牠的功能可以治驚

風，痧瘧，蟲毒，喉風，癰疽疔瘡，中風諸癘……；牠所具有的「普遍功能」，而不是「特殊功能」，可以防患於未然；鄰兒的驚風，朋友孩子的痧瘧，房東小女孩的蟲毒，都被紫金錠治癒了，這是一連串的「徵倖」；假使不幸有什麼「延誤」，我們也無可奈何，原不能苛責紫金錠的。因為驚風，痧瘧，蟲毒……都有其專門的醫生，和專治的藥物，我們自己棄置不用，怪得了紫金錠嗎？

這使我倆想起「鷓鴣菜」來。當我的成兒初病時，妻寄我的信上不過報告着：「瘧來間日，寒熱已漸分明，咳嗽喉間有癢……」這不是死症啦！何況妻的信上一再寬慰我的心，不相信這麼一個白白胖胖的孩子，竟會就此一病不起！我疑在做夢，我疑在夢中，天哪！這個夢委實太傷心了！天哪！這事情更不忍再說了！為什麼小小的瘧疾病，會變成死症呢？這是做父母的太精明了，認為眼前的生活已是如此高貴，幾個汗血錢賺來不易，可以節省的地方，也就節省了牠；誰知，成兒的小病不立即請醫，只給他吃些鷓鴣菜，想不到這「兒童之寶」，送了他的命

！這並不是鷓鴣菜本身的不好，是做父母的太把牠的價值高看了，牠究竟不是什麼「萬能藥」。成兒，說什麼話，你原是不會死的，是你親生的父母，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殺死你的！這不是過份的話，雖然我們都不是有心，但至少是出於無意。

因此，鄰兒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房東，都把「紫金錠」當作「萬能藥」，醫治他們心愛的孩子時，我倆雖不便明說，由於成兒「鷓鴣菜」的劇痛，不得不「竊然愛之」；深恐他們延誤了時候，再蹈我倆的覆轍！鄰兒的驚風痊癒了，我倆額手加慶，認為是「徵倖」，噓了一口氣，好像輕了重負的舒服。朋友孩子的痧瘧痊癒了，我倆更是欣然，認為是「徵倖」，再三向朋友祝賀。房東的小女孩毒散腫消以後，我倆更喜形於色，並且暗中驚疑：「竟真有如此接連徵倖的事！」

我的芳隣，我的朋友，我的房東，都以為我倆真是「熱心腸」人，當他們的孩子

病了，我倆憂慮嘆息；痊癒了，我倆又欣喜不已，正像自己的孩子一般關心疼愛。其實，他們那裏知道我倆的心，隱藏着不可明言的苦衷，擔心着他們將「紫金錠」當作「萬能藥」，斷送了他們心愛的孩子呵！

他們都以為我倆這樣疼愛別人家的孩子，難怪自己的成兒死了要如此惦記哀傷；但他們沒有明白我倆不是真正痛悼七個月的成兒本可不死，是被「鷓鴣菜」當作「萬能藥」信任

止咳祛痰劑

咳快散

咳·喘息
氣管·枝
加答兒
百答兒
流感

各藥房均售

東亞公司

了才死的！我倆正因為後悔自己的成兒，不願坐視人家的孩子再平白地斷送了！

不信任「紫金錠」的「萬能」，正由於受了「鷓鴣菜」的「教訓」！

朋友們都嘖嘖稱奇，頌讚着「紫金錠」的「神效」，竟能接連治癒驚風，痧瘧，蟲毒等症；我忍不住住了，恐怕他們「信任」過份，總有一天「延誤」了患同等之病的孩子，又將演出像成兒一樣的慘劇。我說：「這不過是偶然的倖倖，好像連中三次頭獎，但決不會永遠連中頭獎的！」

朋友們都否認我的話，他們公認「紫金錠」的「神效」，原是載明在「仿單」之上，現在的「屢試皆驗」，不過是證明「所言屬實」而已。

我無話可說，妻也默然，但我倆總以為，這是隱藏一個即將爆發的危機，總有一天，不知是誰家的白白胖胖的孩子，犧牲在信任紫金錠「萬能」的上面。

事有湊巧的，我的久兒，在前天夜裏，突然在「人中的」部位，生了一個似疔非疔的瘡。我們慌急了，要連夜請醫，房東好意地說：「現在這時候，請外科醫生到家診治，至少一千元診費，再加割症藥費，

非預備三四千元不可；並且孩子多受痛苦；依我看來，也許是無名腫毒，先以紫金錠磨塗，初起的疔瘡，或許可以消散。」

我倆又被「錢財」屈服了，何況手邊沒有三四千元存儲，即使要半夜請醫，向誰去告借？這使我倆明白了，房東女小兒的蟲毒，朋友孩子的痧瘧，鄰兒的驚風，所以都沒有延醫的原因，延醫服藥的先決條件是要錢？沒有錢只有硬挨的一法，用紫金錠不過是退一步着想，並不是真的信其是「萬能」，帶有「冒險」的性質，痊癒是「僥倖」，延誤呢？只好「聽之天命」了！這年頭的窮人家的孩子，生了病，甚至死了，原是不足為奇啊！連粥飯也十分困難勉撐着的人們，那裏還有什麼醫藥費用的存儲以防萬一呢？相反的，這年頭的醫生和藥肆，好像都是爲了富人們「方便」纔有的，所以診費不妨儘高，藥費不妨儘貴，不見得他們依然「門庭若市」，忙不過來嗎？犧牲了一批窮主顧，又那裏放在心頭呢？

這半夜，我倆衣不解帶的侍候着久兒，點亮了油燈，窺看着病勢有無變化？——假使真的是疔疔，數小時內就會腫大起來的吓！妻已作了最後的準

備，不幸是疔必須請醫時，手上還有兩個鑲寶的金戒，在黃金暴漲的此刻，也可以換得三四千元，寧可犧牲兩個戒子，不可再犧牲久兒了！

又是……「僥倖」！病勢無變化，磨完了兩錠「紫金錠」，煩忙到了天明，洗清患處細視，我倆都笑了，腫毒已退，久兒也是痊癒了！

房東說：「可不是，從前有病要性急，那是對的，免得延誤了時機！現在有病只好鎮定，那也是對的，這樣方可節省了錢！不然的話，你們昨夜三四千元一下子可以化完了！」我倆又是語塞，不是「萬能藥」的紫金錠，偏又治癒了久兒的唇疔，雖是「冒險」，錢是「節省」了，妻手上還是閃爍着兩個鑲寶的金戒，久兒又是嘻嘻哈哈的笑了，我的理智完全模糊了。紫金錠啊！明知你不是「萬能藥」，正和「鷓鴣菜」一般的不是「萬能藥」，但我倆又一次把你將「萬能藥」用了，並且果然「藥到病除」，啊啊！你真的是窮人們的「萬能藥」嗎？

成兒的遺容在我的腦際一閃，我對於「紫金錠」的「神效」，不得不再度泛起了疑團，對於「紫金錠」，我不知應該怎樣的說才好！

藍布長衫

莊少英

當藍布長衫做好後穿在我身上的第一天，使我感到詫異的是人們對我態度的異樣。

也許在隣居中寫字間的先生們穿藍布長衫的祇有我的緣故，往日見到我點頭招呼的司關今天看見我穿着藍布長衫這副寒酸相也不理睬我，看見假做不見，把眼睛望到天上。在路上碰到剛從小菜場買好小菜歸來的徐師母，當跑上去向她招呼時她却老釘着我瞧，起初，我還以為我，新衣裝的漂亮才引起她的注意，不料晚上回家，妻告訴我當她下午碰到徐師母時，徐師母問她「爲甚麼你們的莊先生也穿起老司務穿的藍布長衫來！」

幾天前穿着藍布長衫到衙門裏去拜訪一位舊日的同學姚君，當左腳剛跨上石階的時候，左右二位雄糾糾守門的警察一聲

子吼真把我嚇了一跳，

「找誰！甚麼不問一聲就衝進來！」

「找姚科長。對不起請問姚科長在嗎？」

「找姚科長！姚科長你認得嗎？」帶着驚奇的眼光，另一位警察用山東上海話駁問我，好像像我這樣寒酸的人就不配認識一位科長啦。

獅子牙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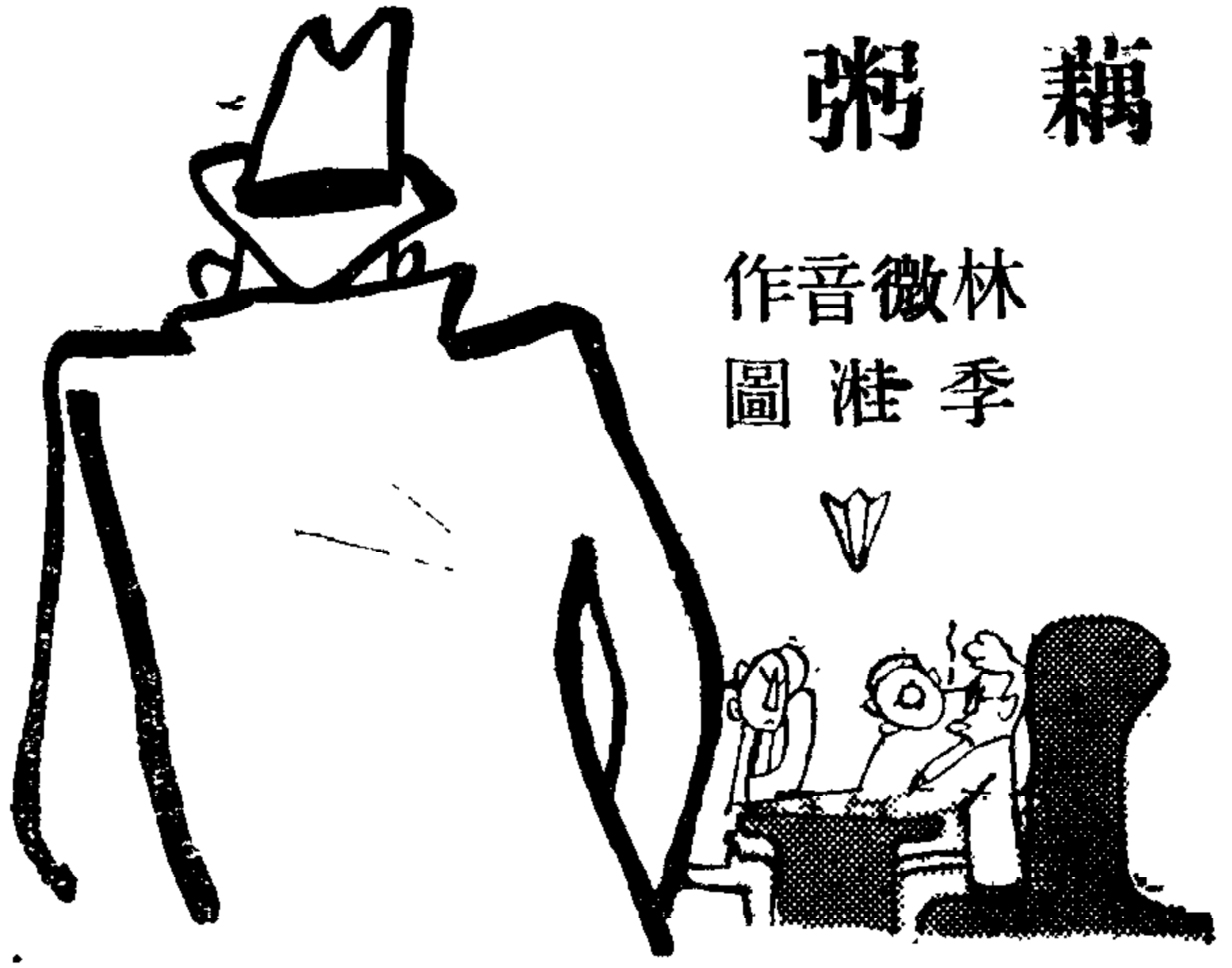
品質優良
齒潔口香
既防蟲蛀
又免牙疼

上海牙粉公司

藕

粥

林徽音作
季淮圖



友

文

「噢，致遠來了！」坐在座頭旁邊加添着的椅子上的沙波低聲驚呼着說。
到止羽舉眼望去，見致遠已從扶梯頭的休憩室折了過來。對於致遠的來好像是早已這樣約好了的樣子，止羽竟一句話都沒有說，只站了起來，把他自己的座位讓給了在自己試欲從別的桌子找尋空椅子的致遠。

致遠在表示着客氣。
「應得的——你是從遠道來的特別歡迎的客人，」簡楚插入正着說。
「是兩三片花瓣，」簡楚校

「是的，是兩三片花瓣，」致遠笑着。
也在打着出角的季文，從不曉得到什麼地方去跑了一忽兒回來，見到了致遠坐在那里，不覺驚呼着說：
「哦，你已在這里！你從那

詞，如有些無聊的店家在那樣無聊地廣告着的，不覺在有一種嫌厭的意味；可是在那諧音者既然在表示得那樣得意的樣子，他對於這也就只有不說什麼了。
他想他這次也沒有讓他那種嫌厭的意味偷跑到外邊來。

「那末現在再一起去坐坐吧，想竹君就會回來的。」
康龍是出來買槍餅的。
進入了房間，把槍餅的紙包打開了，他問：
「一起吃一些？」
止羽便隨同康龍一起吃着槍餅，隨同着中上留下的飯菜。
「正在要開始生爐子煮晚飯，致遠來了電話，」康龍隨便述說。
「這樣一大包槍餅，人家看見了還當做是什麼哩。」
「我吃了不會使你不夠了麼？」
「我原買得太多了——我不曉得四十塊錢會有那樣一大包。」
吃了槍餅，康龍依舊坐在一張他們自己搭就的沙法椅上。而止羽橫下在床上，在翻閱着丟在那里的一本雜誌。
不曉得在彼此的無言中過了多少時間，從窗外的樓下來了叫康龍的聲音。
「阿出去走走？」竹君接着問。

說，背對着休憩室坐的他好像到這時才全然領悟了這新的開展。於是致遠也就不再客氣地坐下了。
而止羽也坐下在一個侍者爲他統過來的椅子上。

「我知道今天還會有入來的，」沙波表示着高興說。「每逢我們坐小位子，一到有人打出角，就往往往會有源源而來的人了。」
「這正如魏先生所說的汽車常常在開花，現在我們的座頭也開了花了，」致遠顯然在引用着簡楚的什麼文章中的話。
「現在在公路上行走的小汽車是沒有一輛不那樣開着花的，」簡楚順着說。「你是今天來？趁的是什麼車子？」
「搭人家的小汽車。原來連開車的一起只有六個人，剛好坐滿一車子，而隨後一路來，也無法不使在車子的後面開出了兩三朵花。」

「沒有，」止羽簡捷地回答。他甚至把「你也沒有從T城寫過信來？」這樣的一句反問也給壓下了。他不曉得自己爲什麼竟這樣提不起來，在像這樣的一個有一個，正如簡楚所說的，從遠道來的友人的場合上。甚至想起了還有一些事，而止不住把它說了出來，而說了要走。
「那末我們明天下午再在這里見？」致遠問。「對咧，竹君的电话你記得是多少號？」
止羽在追憶着。
「沒有關係，我總可設法找到它的，」致遠申說。
止羽終於想起了它，而把它告訴了致遠。
「哦，切記不吃肉，」致遠聽得了，兩眼望着空中歡呼着說。
止羽對於有熟人把一個電話號頭諧音成一個似乎有意義的

「竹君呢？」他止不住問。
「到京屋去了。致遠來了電話。你沒有在那那？」
「我有事先走的。」
「現在你到那那去？」
「我剛到了你們那那去出來。」
「那末現在再一起去坐坐吧，想竹君就會回來的。」
康龍是出來買槍餅的。
進入了房間，把槍餅的紙包打開了，他問：
「一起吃一些？」
止羽便隨同康龍一起吃着槍餅，隨同着中上留下的飯菜。
「正在要開始生爐子煮晚飯，致遠來了電話，」康龍隨便述說。
「這樣一大包槍餅，人家看見了還當做是什麼哩。」
「我吃了不會使你不夠了麼？」
「我原買得太多了——我不曉得四十塊錢會有那樣一大包。」
吃了槍餅，康龍依舊坐在一張他們自己搭就的沙法椅上。而止羽橫下在床上，在翻閱着丟在那里的一本雜誌。
不曉得在彼此的無言中過了多少時間，從窗外的樓下來了叫康龍的聲音。
「阿出去走走？」竹君接着問。

「止羽也在這里。」
「噢。止羽，你在那里。是嗎？」
「你上來？」止羽說。

「噢。」
接着在窗外樓下低低的像是商議的聲音。

還有誰在那里？
而在竹君進了房間以後，在她的後面却並沒有別的人跟進來。

「不是致遠也來到了門前？」
「止羽問。」
「是的。還有沙波。現在走了。沙波回去吃了晚飯再要來，說來看你。」

「回去吃晚飯？」
「是的。我們還沒有吃晚飯。只喝了一些啤酒。」說着，她遞給了止羽一片焗熟藕。「這個給你。」

接到了那藕，他即從床上落了下來。
「你們去吃了藕粥？在什麼地方？」
「就在Y路。是沙波領去的。」

三

藕粥止羽嘗有一次同竹君談到，她說了第二天她來煮，要他早一些到那里去吃；而在他的約去的時候，她却並沒有把藕粥煮就。

「要末我去買一些來吧，」她說。「今天我一起來就想去買藕，買糯米，而即回來弄藕粥的；可是我正要出門，却來了敏妮，而這樣一拖延就快要做的事拖延過去了。——你知道什麼地方有藕粥賣？」

以往他所去過的有兩三個藕粥攤，今年却好像都停歇了。白糖好像在那樣顯得逐漸名貴，在用得到它的這種那種小巧的地方點心在逐漸消失了。就像藕粥，他今年還沒有見到過。或者在什麼衙堂的一角還有一個把那樣的攤頭，可是他並不知道，所以在他有時候由於看到藕，或者由於別的什麼，而聯想到藕粥的時候，他也只有終止於那樣想一想而已。那種淡淡的惋惜的情味是隱隱得不會有怎樣的痕跡的。所以在他那次到竹君那里去，而得知並沒有如所期盼的藕粥在那里等待他的時候，他在試欲使他自己不要產有那種淡淡的惋惜的情味。他至少已來到了這里的約的話，他這時或者正會為他的要不到竹君這里來的思念窒息着的。所以在他聽得了竹君說到她去買藕粥，並問他知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有出售的時候，他只回答了——
「不一定更藕粥了。好在我

已來到了這里。好在您並沒有把藕粥的事情全然忘却。」
她聽了只微微一笑，却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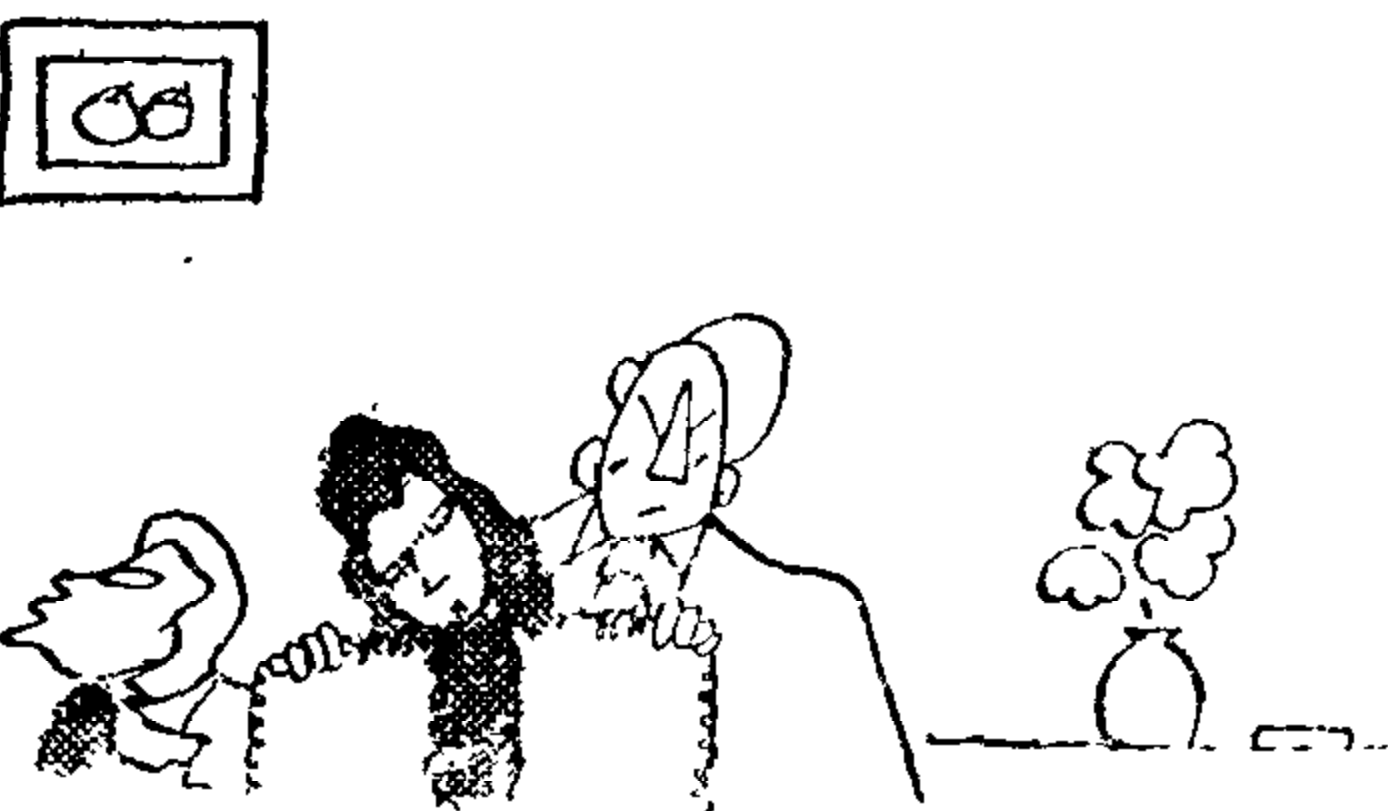
着的，而因為他也在那里，她不能不把其中的一片分給了止羽。
「這又是我對於康龍的劫奪，」他也微笑着說。
「是劫奪？而且怎麼又是？」

「你不會想到我是在這里吧？至於說又是，因為我剛才已劫奪過他的槍餅。」
「你們是把槍餅當晚飯的？真苦了你們了。雖然，夜飯我也還沒有吃。」

「不是您才去吃了藕粥？」
「沒有。我們經過Y路，沙波說在那裏有藕粥攤；可是到了那里，沙波說她在家裏有着飯，要回去吃去。我也就不怎樣想吃了。見有一段切刺的藕，說是三十塊錢，要那攤頭上的人把它切開來，他把它切成了五片，我們便各自吃了一片，而把餘下的兩片帶了回來。」

「真是一個情致纏綿的故事——現在我們去吃藕粥去？」
「可是沙波說了要來。」
「她是那樣說說的，那里會真來？」

「她是說了要來看你的。」
「那是她的瞎說，要是不是你的瞎說的話。我想她不會那樣放不棄那頓飯，一定要回去才安心。這樣去了還會再



說什麼。

而這天竹君帶回來了兩片焗熟藕，顯然是都為康龍而被帶

來，她不會那樣纏。」
「萬一她真那樣纏呢？」
看來說不動竹君，止羽只有

一個人了。
「想不到等了您這樣長久，您來了却又這樣快就走了。倒是打破了康龍的出去走走的機緣。」

「你不曉得又有了什麼念頭。」
他自己也不曉得。
「我曉得——這又是他的心血來潮，」康龍到這時才這樣插入了一句。
「也許是神經病，」止羽自嘲着。

四

別了他們，他一個人找去了那藕粥攤。

隔了兩三天，止羽又到了竹君的寓所去，沙波也正在那里。

「沙波就那樣纏：那天你走了以後不久，她就來了，」竹君笑着告訴止羽。
「這意思她要表示着最後她的確只剩一個人了。」

「你看他一來就這樣瞎撞」
竹君向沙波這樣提起。
「爲什麼要這樣表示呢？難道最後是不是只剩一個人，有什麼人管得着我？」
「這倒給你問倒了。」

正如他所願了的，止羽的確答不出什麼話來，因此他不再說什麼。

沙波沒有接說別的什麼話。他一來就這樣賭博人家，是該給他吃一些苦頭，」竹君表示同意沙波的責問。

「那天你出去了，到了什麼地方去？」康龍好像不作理會地從另一角度問止羽。

「去吃了藕粥。」
「要是你遲走一步的話，等沙波來了，我們就可一起去了。」竹君告訴止羽。

他想不到這樣說，可是他終於說了——

「那末現在一起去？」

「好的，我也正在想去，」康龍跳着躍着從床上拾起了那已解了下來的那帶在開始對着衣櫃的鏡子重新繫結着。

「一起去吃藕粥阿好？」竹君撫慰似地問沙波。

沙波用一個行動表示了好：取起了她掛在椅背上的短大衣，而把它浮披在她的肩頭。

可是走到了那藕粥攤，他們得知了藕粥已不再有了。

「怎麼今天賣完得這樣早？」沙波徒然地責問。

「噯，今天不曉得怎樣，老早就賣完了，」那攤頭上人寔事求是地回答，也不表示抱歉的，也不表示得意的。

「正是乘興而來——」康龍正要說下去，竹君搶着

說：

「不見得就敗興而歸。——沙波你說，還有什麼地方有什麼東西可吃的。」

「就在前邊不遠，有一個燒山芋攤，那山芋也燒得很好。——你們問我好了，我知道得很多——關於這一類吃的。」

「不要也已賣完了？」康龍提心着說。

「你總是自先這樣掃興，」竹君這樣責怪他。

而燒山芋的確已售完，連那攤頭都已收得看不見了。

「阿是，我說——」

又沒有等到康龍說畢，竹君慨歎似地說：

「小生意這樣好，我們自己為什麼儘是這樣因循着不開始呢？——止羽，我們即來着手擺我們的蒸糰子攤！」

「就先在你的衙堂口擺起來。」就是有人說這未免理想太高，我也真不敢再有這種奢望了。

他們一邊這樣談着，一邊還是在向前走着。他們看到前邊有燈光，知道那會是一個什麼攤子，而走到那近邊，他們看到那是一個豆腐漿攤。他們一經彼此徵詢，他們就在只有一邊坐着一個人的一張四方桌的三邊坐了下來。

「這里的情形這樣好，我們中秋的晚上一定在這里過，」竹君興奮着提議。

「就怕中秋他們會並不做，」

「沙波說。」

「作興的，」竹君立刻同意，「他們會比我們過到更好的中秋。」

五

雖然說到了中秋，他們在臨分手的時候對於怎樣過那再來的中秋並沒有任何的約定。而到了中秋的黃昏，止羽又止不住去了竹君的寓所。

竹君並不在家。房間裏黑黑的，並沒有一個人。

今天他更想不出竹君所能，或者會，去的地方了。

他從那屋子退了出來，又在就近的人行道上逡巡着。他想或者又會有康龍的叫他的聲音。

甚至竹君自己的。而且他並不只是低着頭走，而在就黃昏的稀微的注意從對面走過來的，以及從身後走前去的，每一個人。

可是他並沒有看到康龍。更沒有竹君，自然。

在這樣逡巡着，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藕粥。

於是，他終於走去了那藕粥攤。

他已提心着那藕粥攤，為過中秋節，不要今天真會並不擺。

那將更加濃着他的空意？二到那時，天早已全然黑暗了。——月亮不曉得為什麼不肯露面。他就偶有的燈光摸索前去。那路好像顯得那樣遙遠的。

而在他終於到那藕粥攤，

而看到它還是印着排門，並點着燈的時候，他覺得他的似在緊縮着的心在稍稍鬆動着。

在那里却一個客人都沒有。他便有些怯弱地問：

「粥，有？」

「有。今天是拉斯卡了。」原來這已是出售藕粥的最後一天。它也在要轉換季節了。

竹君這時會在什麼地方，他無法想得出。

藕粥他是在這樣愛好的，他却會已到了藕粥的季節裏也並沒有追蹤它究竟在什麼地方有，而僅由那次偶然的得知。而且使他那樣偶然得知的又就是竹君。

對於他那樣愛好的，他為什麼不更執着些？

他真不明白自己。

要是沒有那次偶然的得知的話，他不是在這整個的季節裏會全然親接不到一次藕粥？

而現在，才得知不久，却已到了這一次季節的最後一天了。

竹君也會在這一次季節最後一天齊巧碰了來？

她是可以在這中秋的晚上到這里來一次，在那天晚

上到這里來確空得甚至摺一個豆腐攤也認為是一個適於過中秋節的場合了。

到了今天黃昏會這樣止不住去了的，他就不明白他自己為什麼不在那天臨分手的時候有一個預約。甚至在今天白天，他該給她一個電話的，要是他在那時就已想到了她的話。不。不會是沒有想到。就只他沒有想到打一個那樣電話。正如藕粥他也並不是沒有想到，而到親接到它，却是那樣偶然的。

日本·滿洲國·中國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德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度量衡器	理化器械	測定計器
製圖用品	事務用品	

探親記

(1)



予且作·季淮圖

一 道德標準是社會的

母親走到兒子房門口。看見兒子正在對鏡打領結。

她靜靜地等着，等着。等了大半天。她看出兒子的焦急的神氣來了。他左打右打，始終沒有打好。

「振雄，你看你背上的汗！」

「媽！你嚇了我一大跳。」

振雄轉過了臉，那額上的汗珠，真是又大又多。那個新領結仍在頸上扭着，一點也不齊整，一點也不好看。結上的綉紋，已經不堪入目了。

「媽，您幾時來的？」

「我已經來了大半天，我看你在摸索，就沒有叫你，不想你摸索了這半天……」

「媽，您看，我真是氣死了！」
他失意的坐下來。片刻，起身來到鏡

前，把領帶又拆開了。母親看他這種汗流浹背的焦急神氣，忍不住拿了一把扇子，在旁邊替他扇着。

他又摸索了半天，仍舊沒有弄好，索興就把領帶拿下來了。母親說：

「西裝這樣的費事，爲什麼要穿呢？」

「進學校怎能不穿？」

「學校裏學生，不全是穿西裝的。」

「媽也沒有進過學校。」

母親一聽，就笑了起來。

振雄道：

「媽，您笑什麼？笑我不會打領結？」

「不，你說我沒有進過學校，你不進學校，不是也有了好幾年嗎？」

「這就要怪爸爸。爲什麼不讓我繼續進學校。却在家裏請一個先生唸古文。」

古文是沒有用的。如今……如今，爸爸也過世了。家也毀了。我們跑到上海來……」

他嘆了一口氣。

「過去的事，還說什麼。你不是已經考取了嗎？」

「考取，那全是人情。不是錢晦伯，我怎能考得取？」

「真的。你預備送他的禮，買了沒有？」

振雄站起身來開了櫥。那一色色的禮物都呈露在母親的眼前。母親道：

「你就穿了這套新的西裝送去罷！」

振雄又把領帶胡亂的結了結，穿上了那件新衣。

「您看怎麼樣？」

「好！」可憐媽媽那裏注意到西裝的好壞。她只能分出新和舊罷了。樣子是否合式，她不知道。材料是屬於那一等，她也知道。

但是振雄的西裝究竟合不合身呢？他只是貪圖便宜在一個小店裏做的，料子既差，式樣又不合。他既沒有做西裝的經驗，又沒有穿西裝的經驗。自己家裏又沒有什麼錢，無怪乎穿在身上弄成「四不像」了。

如果振雄西裝既合式而又美觀，他進學校之後，也許就不會被人注意他。學校中穿西裝的人太多了。誰希罕？可是他的西裝與人不同，領帶又是扭在頸上，滿布了綉紋。結果他就變爲同學的笑料。在廣場上，人注意他。在課堂中，人注意他。

「振雄，你怎麼也來讀書？」

振雄一看，原來是他的一位故鄉的老同學方執中。

「執中，你怎麼也在這兒？」

「我已經讀了一學期了。我和我的情形一樣，去年到上海來的。可是我一直不知道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的家離這裏並不遠。」

「可是我始終不明白，你原是不進學校的，怎麼如今倒想起進學校呢？」

「怎麼想起來……」

接着他笑了一次。說道：

「只有一個簡單的理由。你瞧……」
方執中順着他的目光一瞧，從校園樹

陰中走出來一個女學生，單就她那副笑容，已足使人對她注意了。

「費明香，她是我們學校裏最漂亮的人。你怎會看上了她？」

「她的家離我的家不遠。我每天看見她回家。真把我看迷了。我進這個學校不容易。我費了好些事纔知道她是在這個學校裏。又費了好些事，纔找了人，講人情進了這個學校。我……是一個早已丟開學校功課的人。」

「你是專門爲她來的？」

「是啊！」

「我看你有點像……」

「像什麼？你是說我領結打不好？」

「不是。」

「那麼像誰？」

「像唐伯虎！跟一個女人會繞這樣大的圈子。」

說到此處，那上課的鈴聲噹噹地響起來了。

學生紛紛地走向課室去。

振雄原是一個不會惹人注意的。因爲他那身西裝兼一個領帶却使人注意了。尤其是在課室中，大家聚集的地方。只要有一個人注意，就會引起他人的注意。有一羣人注意，就會引起全課堂的注意。他是全課堂中的注意力集中點。他是羣衆的笑料。

先生走進來了。學校的校長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請來這一先生，他的步態既是蹣跚。他的眼睛尤其近視的可怕。他是在三尺以內看不清人的。

他拿的一本書是「人生哲學」。他把書舉到目前唸道：

「道德標準是社會的。……社會……社會……」

他把頭昂了一昂，又把書翻了翻，好像是找什麼，結果從書中找出一張小紙。轉身到黑板前，寫上幾句：

「道德是要兩個人在一起纔好講的。」

又轉過了身。說道：

「兩個人……兩個人。」

大家哄然的笑起來。

一個學生問：

「兩個人到底是一男一女呢，還是兩男，還是兩女呢？」

另一個說：

「自然是一男一女。兩男怎麼成？兩女怎麼成？」先生說：

「不要胡說。」

他又把書拿起來，第三個學生說：

「他的話不錯，兩男在一起就要爭鬥，兩女在一起就要吃醋了。」他說的非常輕微。

先生不理他們。他大聲的唸着：

「假使一個人走到無人的荒島去，行爲甚麼是道德的？除他以外沒有旁人，則對人的關係如忠孝信義，都不能說。一切物質都沒有所有的主人，則偷竊盜劫等等罪惡也根本無從成立，故知社會是道德的條件，沒有社會便沒有道德。」

誰聽他唸？一個紙團早已從後面飛到前面來了，前面是女學生坐的，一個門

雞眼戴眼鏡女學生被擊中了。她站起來告訴先生。但是沒有被告，他們全向後

排望着，却找不出被告。結果只有振雄一個人看着書，大家又全看着振雄。於

是振雄就變成嫌疑犯了。

「你爲什麼丟紙團？」

「沒有！」振雄分辨着。

大家都吃吃的笑。因爲這三副面容實在太好看了。先生是戴了厚玻璃眼鏡，離三尺都看不清楚的呆板面孔。學生是門雞眼滿臉怒容的面孔。振雄呢，他被

了冤曲，無可伸訴，又不願指出是誰，他的面孔，自然也是相當的難看了。那

女學生又道：

「先生，紙團確是從那角落裏丟來的。」

振雄真有些急了。他說：

「先生，我們上道德的課，我決不會做不道德的事。」

一個同學竊竊地向另一個說：

「現在是三個人講道德，不是兩個人講道德了。」

「道德標準是社會的，該讓我們大家來評判纔好。」

先生道：

「你們說什麼？」

「道德標準是社會的。我們以爲這並不是什麼要緊的事。」

先生滿臉怒容，大家便哄然笑起來了。

二 誠實總是受人尊敬

下午兩點鐘的時候。

實驗室裏，學生熱鬧的交談着。這裏是男學生的世界，女學生因爲人數少，她們都站在外邊。實驗的支配是兩個人爲一組的。

「明香，你在那一組？」

「你去看！」明香氣憤憤地說。

問話的女同學跑到佈告板前一看。和明香在一組的就是振雄。

「哦！你怎會和他在一組？」

「你們都是寫好了兩個人名字交進去的。我還不知道這件事。等我知道了你們早就交進去了。我去向趙先生商議，趙先生看了看你們交進去的名單。就問我說，女生一齊支配好了，你只好和男生在一組，你和那個男生在一組？你想

叫我怎麼答，我真不高興去問他們。當時我就說，憑你派罷！憑他派，就把我派着和余振雄在一組。」

「男生也是寫好了兩個人名字交進去的。余振雄的情形大概和你一樣。」

一個女生這樣的說。另一個道：

「看他那樣子，也許會幫你的忙。」

「我要他幫忙？」

說着她就走了進去，一會兒，真的一組一組在實驗室中工作起來了。

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實驗室裏的人，已經差不多走空了。只剩下兩個人，一個是余振雄，他仍在那裏做試驗。一個是費明香，她雖然也在那兒站着，面前放的却是一本小說。

他們靜靜地，彼此的心都有專注。本生燈的火燄，在那兒燃燒着。振雄開始書寫了。他書寫了一刻，向明香道：

「行了。你可以照我寫的抄。」

振雄只記得照料着明香的書寫，却忘記那火燄的熱度已經過高。等他發覺跑過來收拾的時候，不料轟然一聲已經開始爆炸了。

這一聲爆炸，產生三重結果。其一，

余振雄捫着臉倒退到牆邊去。其二，費

明香這一驚就擲去紙筆跑到余振雄身邊

去。其三，那照料實驗的先生從裏面房

間跑了出來。他將爆炸的殘餘檢視了一

回，便道：

「到校醫那裏去罷！」

費明香原是對於振雄不生興趣的。如

今却使她對他不能不生興趣了。她覺得

他這次無妄之災自己應該擔當一半，如

今一點也沒有，在心靈上至少是說不過

去，她伴他到醫務處，看着他包紮，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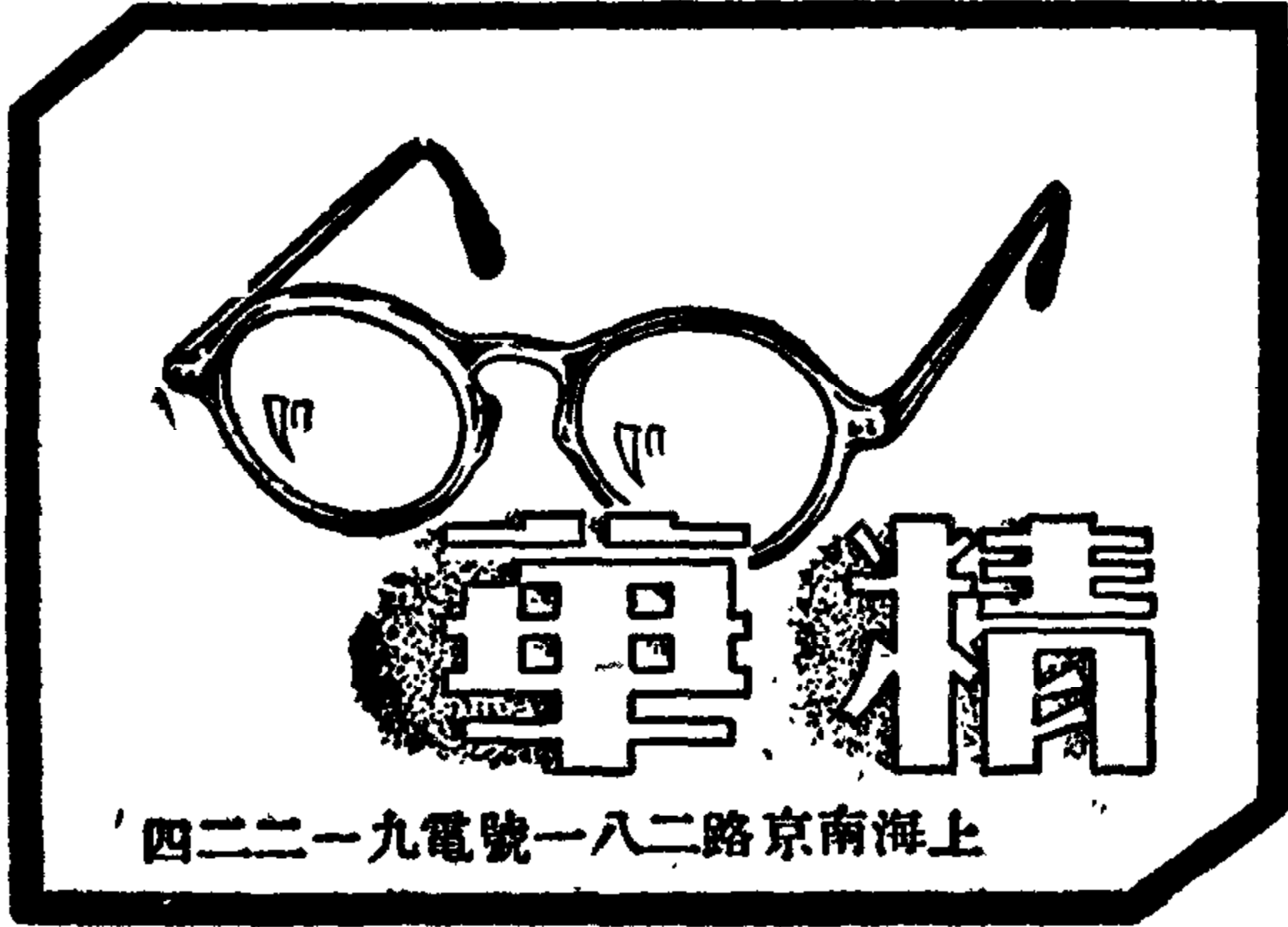
着他回家。

振雄的傷痕並不重，他們在回家程途

上也沒有說什麼，在振雄的心中，却覺

得有無上的快樂。他們並沒有多說話，

但是心心相印着。好像彼此更沒有什麼



隔闔。她伴他到他家的門口，便辭別了他，逕自回去了。

人們心中的情愛是生出來的，不是做出來的。他們這一次同道回家，彼此都有愛的意思，這不是我們所謂男女之愛。如果說的切實點，這只是同情。但是同情和愛是相連的，而且互為因果。

當振雄挾着一團歡喜的心腸走回家裏的時候，母親正在看着信。看他回來就把信給他看，自己一面便放下一副愁苦的臉。振雄打開那封信。

「……益民叔近日行爲愈加惡劣。除將原來之房產霸佔外，更入鄉收取租米……」

母親說：

「我們現在是不能回去的。就是回去，也弄不過他。說起來是長費，實際是一個無賴。」

「我回去！」

「回去沒有用的，家鄉全是他的，我們又認得誰呢？我們一同回去既沒有用，你一個人回去，我也不放心。況且，你現在又進了學校。」

振雄聽了更沒有話說。一個二十上下的青年，尤其是浸沉在愛河裏的人，除去向家裏要錢之外，是更沒有什麼的。他們全是悶沉沉的憂傷。那校中和路上的甜蜜感覺和印象，在振雄的腦內，早就消滅無餘了。

振雄的家庭景象如此。費明香的家庭却又另是一番景象了。她原是一個有錢人家的小姐，她的臥室是相當華麗的。服侍她的人，有她後母前的僕婦，還有她自己的大姐。她挾着一片新的印象回

來之後，便坐在自己房內的桌前，把那册最美麗的日記簿攤開來了。

她在日記簿上寫着：

「他是誠實的人，誠實總是受人尊敬。」

她閒翻着日記簿。想到了以前的一位男同學，那日記簿有一頁上寫着：

「他的面貌雖然清秀，可是太輕浮了。」

她又想到了第二個，那日記簿上又寫着。

「他不自量，竟會寫一封信來了。」

接着第三位也走入她的腦內，日記簿上寫着：

「他像城隍廟前那牽馬的塑像。」

他翻了半天，覺得有點意亂心煩，就丟下了那冊日記，順手便拿起架上放着的一疊照相簿。大姐便走進來了。她說：

「小姐，你這個照相簿……」

「你看過的？」

「看過幾張。」

「這都是我的同學。你看……」

說着她翻開了一張。

「小姐，這位小姐年歲比你大得多，也是你的同學嗎？」

「是一位朋友。她是嫁過人的人，因為婚姻不遂意，離了婚纔去進學校的。」

「現在還在學校裏？」

「不，老早就畢業了。如今在一個小地方做事，我好久也沒有得着她的信息了。」

「小姐，我請求您一件事。」

「怎麼事？」

「我前次請您寫的那封信，如今回信已經來了。」

「那封信？」

她突然的笑起來。

「我想起來了。那是你的『他』來的

的。」

寫過把筆桿抵着她的嘴，想了想，不禁油然地笑起來了。

的。」

寫過把筆桿抵着她的嘴，想了想，不禁油然地笑起來了。



「他」，是你自己說的。你的『他』

大姐很覺得難為情。明香道：

「難為情什麼？回信拿來給我看看罷！」

大姐含羞地拿出那封信。明香看了看，就笑着說：

「這是說你們的婚期呀！」

「小姐，我真是有點怕。」

「怕什麼？難道他不好？」

「倒不是，他很誠實的。」

「只要誠實就好，誠實的人總是受人尊敬的。只是你去了，我便少了一個伴

。」

「小姐，我結過婚之後，還來服侍你

。」

。」

。」

痔瘡，盜汗，治痔劑

蘇苦那

特及夜尿盜汗，更效併用，良效尤與，於各種病俱，菌抗成病有，提煉而成，有用最新科學，苦那即大分，古已經應，大治痔瘡，蘇之利法。

特及夜尿盜汗，更效併用，良效尤與，於各種病俱，菌抗成病有，提煉而成，有用最新科學，苦那即大分，古已經應，大治痔瘡，蘇之利法。

房藥大壽福廠造製
房藥大壽福廠造製
號八二一路山龍海上

「他不會肯的。你們是新娘。」
「我自己就不能做點主嗎？」

兩人便相對的笑起來了。
這已經是吃晚飯的時間。

明香來到餐室裏。爸爸和媽媽已經在那兒預備用膳了。

爸爸正在和後母說到自己缺少一個起稿的人。後母道：

「起稿的人，總不是難找的。」

「不難？還要他字寫得好。」

「那也不難。」她笑着這樣說。

「還要他為人誠實。」

「誠實與起稿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常在我的面前，我最不喜歡浮滑的人。誠實是最好的。誠實……」

明香笑道：

「爸爸，我知道你後面的一句話是什麼，誠實人總是受人尊敬。」

「對！」爸爸也笑起來。「大概你是聽我說這句話，說過多次了。」

三 不誠實行為換得

一片真誠

這是一個晴明的早晨。

學校舉行考試了。考試是最需要誠實的。但是不誠實的事，時時表現着。表現的方法就是將答案密密地寫在小紙團上，由甲傳給乙，乙就把它抄在考卷上，作爲完卷。

明香雖然知道誠實是受人尊敬，但她仍是不能免俗，她竊竊向級友討這寶貴的小紙團了。

紙團不是一件容易討的東西，一是要

看彼此的情感，二是要手足敏捷。振雄正坐在她的後面，他看出她的需要。便從別人處討得這個答案，急急忙忙的遞給了她。

明香這一次的驚喜自不必說，不過在她抄完之後，她覺到振雄專是爲她做的，自己却沒有抄。這個紙團不遞回去又怎麼行？不過在她遞回之後。振雄還沒有抄完就被先生抓出來了。

課堂中不乏作弊的人，可是誰被抓着誰就該倒霉。倒霉的事是專門臨到失意人頭上的。振雄因此就被學校除名了。

下午佈告處哄滿了許多人，他們都是看除名佈告的。惟有費明香心中最難過，那佈告給予她的刺激真是太深了。她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上課也是情緒懶懶。當她回家的時候，爸爸和後母正預備出去吃飯看戲。他們都預備齊整了等着她。她說：

「媽！我不去。」
「怎麼？大姐又回去了，你一個人在家裏太寂寞。」
「不，我頭痛。」爸爸道：
「我們也不去罷！」後母道：
「那怎麼行？舅舅是已經約好了的。我招呼張媽好好兒的服侍她。明香也不是一個幾歲的孩子？」

她一疊連聲的叫張媽，張媽便走來了。她是一位極有自信力的人。家裏的事大半是由她分派的。在先，明香有大姐，不會和她有直接的衝突。大姐走了之後，後母就是一個緩衝的人，今晚她不在，明香又挾了一肚子的不高興。爲了吃飯地點還是在堂中，還是在房內的問

題，鬧了一頓。明香便在飯後沉悶了好些時。

今晚是一個有星無月之夜。

明香在極度煩擾之餘，便無聊地憑窗望星。隣家的歌聲，便隨風送過來了。

「天給誰縫上這一層羅綺？」

一針一線是那樣的精細。

沒有一絲縫，

沒有一條邊，

一些兒缺陷給月兒露臉，

祇勝着幾點星星在眨眼。

……

像女人眸子對我閃擠，

流光裏有剎那間的神奇，

我輕輕地叫一聲「我的心。」

不要懷疑，趁這更深人靜，

你來傾吐你內在的心情。」

「這是那兒來的歌聲呢？」她不禁輕輕地說着。

那第二次的歌聲又接着起來了。比第一次更外的宛轉，更外的柔媚。

「那裏的香箋送來不肯告人的深情？」

我沒有猜錯，

分明是寫着「沉重的心。」

字行中蕩漾着兩滴笑，

像春風般地掠着，

引起我回憶你的甜蜜，你的溫存。」

她的心真被這歌聲引得更加煩悶了。耳扭開了檯燈，鋪開了花箋，提起筆來

寫道：

「振雄：

我覺得萬分對不住你……」

想想她還是寫不下去。她自語着：

「爲什麼要寫信？我明天該自己去看看他。」

第二天的下午。明香果然不顧一切的去

看振雄了。這正是振雄極端煩悶的時期，天上下着雨。他想不到雨天會來這

一位不速之客。

媽媽睡在牀上，已經病了兩天了。她聽見振雄開門的聲音道：

「是誰呀？」

「是我一個同學。」

振雄真不願媽再追問。（待續）



特效靈藥 · 藥房均售

山脫痛片 TONTAL

頭痛 齒痛 宿傷 肩痛 關節炎 流感 胃性

總經理 亞東公司 上海河南路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揚子蛋業冷藏株式會社

上海黃浦路二二九號
電話代表四〇〇五〇
出張所 南京・蕪湖・杭州・鎮江・
揚州・泰縣・當塗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株式會社 美利化學廠

上海江西路一七〇號
電話：一二五三二番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泰豐衛生材料株式會社

德山健次
上海寶山路四七弄A壹號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中支麥酒協會

上海黃浦灘路十二號興亞大樓一五〇
電話代表 一五〇九三
大日本麥酒株式會社 中支總事務所
中國麥酒株式會社 上海麥酒工場
中華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麥芽製造株式會社
中支那麥酒配給組合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在華日本製粉同業組合

聯合會

日本製粉上海地區同業

組合

上海九江路二〇號舊臺銀大樓

電話一六八一六一七

-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上海支店
- 三菱商事株式會社上海支店
- 上海麥糧統買有限會社
- 三興製粉株式會社
- 華友製粉公司
- 東福產業株式會社
- 大同洋行
- 新井洋行
- 森喜產業公司
- 三豐麵粉公司

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津下本洋行

津下本英太郎
上海北四川路五七號
電話四三二七四・四〇一一八
支店 南京・蚌埠・徐州・安慶・蕪湖
出張所 鎮江・無錫・蘇州・杭州・湖州

慶祝 大東亞建設之新春
誓日華同生共死

株式會社 蝶矢洋行

上海岳州路五二號
電話 五二五七二番
南京路店 上海南京路中央路一二三
電話 一〇三一三
第一工場 上海岳州路
第二工場 上海一飛嘴路

謊話與實話

徐

人類有種共同的心理：就是厭惡謊話而又喜歡謊話；歡迎實話而又詛咒實話。這種矛盾的心理，是永遠無法改變的。事實上，說謊話的效力，却比說實話的效力為大，不信，可以看下列的許多例子：

早上起來，一聽到烏鴉的叫聲，便認為不祥，於是不免對牠發出咒詛聲；同時一聽到喜鵲的叫聲，就覺得高興，以為是喜氣來臨，事實上喜鵲說的是謊話，只不過牠的叫聲好聽一點，而烏鴉說的倒是實話，可惜牠的叫聲使人惹厭。

再舉一個例子：一個病勢危急的病人，他明知自己的病是無希望了。可是，一聽到醫生對他說：「你的病已有轉機，可不致發生危險」的時候，他重生出新的希望來，如果他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也許這句話竟發生一些效力。其實醫生所說的話是假的，他不過藉此安慰安慰病人，減少他臨終時的痛苦而已。反之：假使有個醫生對病人說實話，說他的病已無藥醫，不如準備後事，病人明知自己要死，

却不敢喜聽這類的話。

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常批評算命看相的為江湖。他們的話是不足為憑的。然而，不但無知識的人相信他們，就是自命知識分子的，也往往被他們說得五肢投地地佩服。你本來是苦命，他偏說你貴相；你本來是短命，他偏說你長壽。你明知他說的是謊話，可是你願意去聽他，聽他那一套戴高帽子的謊話。反之：如果一個看相算命的，到處對人說實話，那末，非但他的飯碗難保，簡直連嘴也得挨人打了。

記得在卡尼娜，非特羅所著的「家」中，有個著名女相士的主角，她因為只會說實話，——雖然講得句句應驗，但終於到了失業的地步，末了，還給許多男女大打了一頓。這便是個最好的證明。

過去在電車中，我們見到這樣的標語：Honesty Wins Respect 「誠實受人尊敬」。但非特羅的「家」中，我們又見到這樣的句子：Honesty Kills Luck 「誠實害煞運氣」。

我們不必去怪責一般撒謊的人，我們應該歸罪於喜聽謊話的人。撒謊的人是由喜聽謊話的人造成的，正為強者是田弱者造成一樣。

說謊話的人到處受歡迎，到處得便宜；說實話的人到處遭白眼，到處碰釘子。上述的例子，只是少數中的少數，你若仔細想一想，那就多得不可勝數了。最能撒謊的人，便是最成功的人，我們可以這樣肯定地說。

文友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五日發行)

每册定價六十元(郵費在內)

宜傳部登記證滬誌字第一五號
上海郵政管理局暫准登記
第四三八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雜誌聯合會第四號會員
編輯印刷 鄭 吾 山
及發行人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五號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電話三五二一—三五三三號
經售所 全國每日新聞販賣店
及各地中日大書局

本 刊 價 目	郵 費 在 內
每月(二册) 十二元	
半年(三册) 七元	
全年(三册) 一元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大名路三九(電話三五三三)
或威海衛路三五(電話三五三三)

振華

振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一六〇〇番

上海黃浦大馬路二六〇號